

集部

國朝



息游堂詩集十卷

號宛委

皇朝

胡兆龍予袞著宛平王熙序畧曰太子少保

吏部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胡公予袞之詩凡十卷

西泠處士陳祚明前清既編次而論定之矣其子介祉予壻

也復請予爲之序蓋公自順治丙戌登第即入翰林癸

巳之春以御試超兩階進侍講幄是爲世祖章皇

帝御極之十年由是漸登禁近爲論思密勿之臣辛丑

佐掌邦治壬寅因疾請告癸卯遂卒於家今上嗣登

大寶之康熙二年也公以弘才碩德受知兩朝遭遇可

謂盛矣故集中諸詩應詔者一扈蹕恭紀者二十有二

而寓直即事之咏不與焉皆洋洋雅頌之音可以薦之

郊廟奏之朝廷者。其餘亦皆和平大雅。發於性情之正。而非幽人羈客窮愁無聊賴者所能爲。公雖弱冠登朝。而篤學不倦。故以息游名堂。其著述之富。不止於詩。詩其一體耳。

寶綸堂集十二卷

皇朝華亭許

鶴沙著宛平王熙序畧曰華亭鶴沙

許公彙輯其生平著述。自詩賦序記。以迄見聞雜錄。凡十二卷。郵致京師。問序於余。余受而讀之。竊歎其讀書之深。與學問之博也。乃其自序。則又以其爲因仕廢學。年五十始知讀書。又何歛然不自足耶。蓋天下惟真讀書人。能自知其讀書之晚。而所謂善讀書者。必原本性情。涵養器識。發而爲言。始足以配德與功。而垂不朽。非僅尋章摘句。與雕蟲末技。爭長於風雲月露間也。憶順治戊子冬。公始來京師。執經於先文貞公之門。公長余一歲。後余三年成進士。同官詞林。每天祿校文。明光侍直。

兩人年相若。驩相得也。既出任方岳。陟外臺。明刑兩河。廉訪六詔。屢決大疑。剖大獄。皆經生學士所欲一見。諸施行而不可得者。公恢恢乎游刃遇之。方冀報政還朝。秉鈞握軸以佐。聖天子休明之治。而公乞身歸養矣。蓋公天性最孝。既已顯親揚名。念太夫人春秋高。不肯以三公易一日之樂。乃浩然言歸。歸未一年。滇黔告變。人皆服公先見爲不可及。而不知誠孝所格也。余讀公集於玉堂。應制諸作。彷彿歌明良。賡喜起。知公黼黻之才。於平反欽恤。簿書鞅掌。不廢嘯歌。知公經綸之暇。至解組歸田之後。友朋贈答。登臨寄托。則又知公之塵視軒冕。曠懷高蹈。如鴻飛鳳翥。可望而不可即也。蓋公

自通籍以來。春花秋月。無一非讀書之時。山巔水涯。無一非讀書之地。當意有所觸。發言陳辭。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絳雲在霄。舒卷任意。未可爲淺見。勘聞道也。

秋水集十六卷

皇朝雁門馮如京紫乙著虞山

序畧曰馮使君

秋水涖婺仁思義色甘雨隨車裒息序賢士有文翁化
蜀之號公餘之暇發其篋衍所著詩古文詞隋珠握蛇
崑壁抵鵲離奇光怪傳寫紙貴蘭谿令季滄葦請授梓
人郵傳公指意請_余爲序使君生長平陽蒲坂君子深
思服先生之遺教天亶雄高風氣篤厚而又不恃姿辭
助讀等身之書結無涯之智且也敷歷鹵北馳驅戎馬
據鞍州檄橫槊賦詩觀邊陲之阨塞閱山川之卻迎攬
行陣之恢詭滅沒譎怪縱橫又足以發端觸緒章智顯
身故其爲詩也意匠經營筆墨揮灑盡吾美妙之節而

不必沾沾期合於古人。曰某似漢魏某似盛唐中晚某為昭代諸名家。因物賦形隨境結響。以其所入為其所出。要皆才之見光情之效朕。此其為馮使君之詩乎。

詩不合律。北海馮士標宗尼為之評點。亦有序。不錄。

○
吳六益詩集

黃岡杜濬于皇序曰。詩何以不古若哉。繇人心之好變也。夫變有數等。有歷來之變。有一代之變。有一日之變。歷來之變。如漢魏之變而為六朝。六朝之變而為三唐。是也。此時代為之也。一時之變。如唐詩三變是也。此風氣為之也。一日之變。如忽然舍唐而宗宋。又忽然乙宋而甲元。是也。此人心為之也。人心好新而不知詩。於是篤信偽書。崇尚說部。古人無此詩學也。人心好異而不知詩。於是突出難字。生造嚙語。古人無此詩品也。人心好逢迎而不知詩。於是諛言滿紙。其類有泚。則化為異物矣。此人心之變。與夫歷來之變。一代之變。又一薰猶。

之辨也。吾友吳六益先生為詩謹，于是其賦才華茂，蓋得之於天，取法端正，蓋得之於師，而其尤不可及者，在始終不變。六益五言古詩祖漢魏，七言古詩法少陵，近體倣盛唐，如斯而已。當萬曆末年，七子之焰已寒，然世之俗學為其言者，尚逞逞而是，惟六益獨否。公安代興，海內宗之，惟六益獨否。竟陵代興，海內宗之，惟六益獨否。即六益同里諸子有幾社之詩，世稱雲間派，東南之士競相慕倣，惟六益獨否。今讀其全集，其為篤信古人，若漢魏六益少陵盛唐之矩矱，洵可謂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者矣。而其不奪于時尚，不搖于倖竇，卓哉其為獨立不回，豪傑之士也。至其天機純熟，出之自然，則又非

淺學所能輕造。蓋繇其始終不變，然後用志不分，馴至于此，非一日之積也。豈易言哉。吾見六益于是乎傳矣。彼希世而好變者，反與草木同腐，則孰得孰失也。且夫六益之可傳，固自有本焉。六益少為名諸生，三十以後乃為大布衣，何也。蓋六益嘗著論鄙薄稽紹，以為忠孝兩失，可以見其志矣。然則六益之始終不變者，豈惟詩也。

蔣平階大鴻序曰：夫人有所感而詩作焉，作詩而有名，非作詩之本意也。後之以名相炫者，肇自鄴中。迄唐人而彌競，彼則以為仕進之先資，驚之安得不亟。近代詩宗開闢自我，潁川先生始時則國步方艱，九所託興者。

率多憂君眷國之言。聲光惟恐不戢。吾黨與聞斯義者。二三子而已。其後雲間詩派。遂為海內所宗。然皆得其髣髴。而于先生之旨。歸尚河漢也。三十年來。吾黨二三子。若泯若沒于窮山邃谷之間。當世之慕穎川者。益無所向。吾友六益吳子。一遊京洛。而詩名播于公卿之口。于是雲間之名。盡歸吳子。遂使天下之不見穎川者。見吳子而疑見穎川焉。抑亦穎川之幸也。并使天下之不見吾黨二三子者。見吳子而疑見二三子焉。抑亦吾黨之幸也。然吹索多叢于所矜。而厭倦恒生于所嗜。天下之人。皆矜吳子。矜之久而若更有可矜者。起而代之。而昔之矜吳子者。移矣。天下之人。皆嗜吳子。嗜之久而若

更有可嗜者。進而奪之。而昔之嗜吳子者。又移矣。然則今日之論雲間者。半疑半信。迭毀迭譽。又因吳子而并及吾黨。因吾黨而并及穎川。亦必至之勢也。竊嘗平懷論之。高倡元音。功侔造化。鈞天響帝。聲落九垓。穎川先生之雲間也。累黍葭灰。推求鍾律。抱器撒懸。散在河海。吾黨二三子之雲間也。引商流徵。拊節長誼。蹈藉朱門。佯狂過市。吾友吳子之雲間也。同是雲間之名。而微有辨。予與吳子每言及此。嘗相視莫逆。而在旁之人。莫知也。然則當世之疑者。信者。譽者。毀者。又何當于吳子。何當于吾黨。况有豪末及于穎川也。耶。予去家日久。不獲日進同羣。交暢此義。致吾鄉後進。間有味厥源流。出疆

載贄者家雞野鷺自古譏之矣。壬戌之夏來歸自越。將
哀前後作者之詩。僭為論次。顏之曰雲間詩宗。以示學
者。吳子出其苧菴諸集以相質。且屬序焉。時則吳子所
居者為陳徵君書屋。而其前則海叟先生白燕菴也。予
語吳子曰。後人之視君。何減吾輩今日之視二先生。蓋
勝地人文。後之輝映。固其所也。而何子子一時之名。遂
足輕重乎吾子。

懷謝軒詩草

明雲間沈泓鄰秋著同里年友錢士升序曰孔子謂詩
可興觀羣怨而歸于事父事君。故詩三百篇大都忠臣
孝子感懷之所為作也。太史公叙序殷周之際于斐秀
歌深致意焉。其曰欲哭則不可欲泣則類婦人。傷哉言
乎。屈左徒之作離騷也。其文約其詞微。其志潔其行芳。
可與日月爭光。故詩非苟而已也。舍性情無詩矣。舍忠
孝無性情矣。余是以讀悔菴詩而輒為三歎起也。悔菴
幼孤事母至孝。母天年終。席蒿泥土。淚痕為漬。方其登
賢書時。都人士夢天放榜第二人為孝子。已而榜發。則
悔菴也。以是悔菴之孝名天下。迨釋褐成進士。已登瀛

選為輔臣陰易遂請假歸葬。適當甲申之變。即棄家獨身走越。覲延一綫之昂不可得。即潛栖于東山之國慶寺。從唯岑禪師。剃染受具。山荒歲飢。掘菜和糜。不嘗醬豉者三年。所歲戊子。渡江哭其從父鳳虞公。足不入城市。并不展墓廬。獨訪予于南郭之僧舍。葛衣芒屨。皤然老僧也。相對勞苦。泣然久之。不數日。感寒疾。勢遂亟。屏醫藥不入口。曰。吾欲得死所久矣。何生為。遂拈遺偈。數紙。擲筆而逝。嗟乎。人誰不死。惟悔菴不死矣。悔菴為人柔和醇至。與之處。醉義忘歸。似一長厚君子也。及至居親生死之交。胆決氣奮。視富貴妻子如浮雲。憔悴而死。終不還顧。此非精靈男子。與日月爭光者耶。當其居東

山時。意有所至。觸為歌咏。刈髮一章。感慨深至。以至撫今悼故。思友懷親。纏綿悱惻之情。直令血殷字裏。小雅怨雅而不亂。殆近之矣。題曰懷謝。蓋懷太傅也。山川留勝蹟。我輩復登臨。能不悲乎。然太傅當時。絲竹陶寫。風流映帶。而悔菴從寂寞枯淡中。寄懷千古之上。今試取公詩于空山哀壑。悽風冷月之夜。作羽聲奏之。崖石裂。江波立。海鶴怨。嶺猿悲。藉令太傅聞之。當亦輟伎罷絃。哭數行下矣。兩賢嗣嚴廡。屬余選公詩。并序而傳之。夫公之詩。以公傳者也。非傳公也。余亦序公所以傳詩者而已。若夫文稿及東山誌畧。予亦有序。藉以不朽。雲門王壘法名大猷。序曰。斯何時乎。焦生延壽曰。北陸

藏冰。君子心悲，不見日月。與死為伍，然則士遭此時而
不死者，奈何？曰：挫廉挫名，捫葛衣麋，毀倫殘形，緯蕭拾
橡，庶以自靖于夙夜乎？古人有行之者，嗟乎！築土自園，
檻車作舍，霍目瘖口，風斯邈矣。抑苦節不可貞耶？吾其
師柴桑乎？甚矣！予友悔菴之似柴桑也。陶公氣剛體素，
萬物不入其胸，蓋深山之道人歟？是以勤遠公之招而
公且望宇聞鐘，攢眉返駕。至晚年參雲門，曰：知是般事，
拈向一邊。陶公蓋先獲厥心矣。然而負用世之志，深易
代之悲，詩文寄托，徃徃見之。人第憚公冲淡之致，鮮窺
其邁往踔躒，不可一世之思。若停雲之傷，今述酒之懷，
舊彼其意，豈湏臾忘故國者哉？識者擬之箕子狡歌，留

侯報韓噫，窺公遠矣。悔菴所際，不殊于公，而脫屣乞食，
目視雲漢，雅志正無媿爾。若夫殫心拈華，豁爾無礙，豈
異聞鐘返駕時耶？撒手成歸，留偈示意，死生之際，如戶
斯闢，去來無繫，固如是也。居東山寺久，禪觀之餘，發為
歌咏，遭物悼遷，情見乎詞，蓋寺為太傅舊居，棋墅屐齒，
月明淝水，望之誰人？悔公之所感，不又深乎？天懷自放，
激越騷楚，頑者讀之，庶懦者讀之，立吾知千載之下，定
與五柳集並傳，又何俟揚榷于延年論定于昭明也。

錢塘懷古詩一卷

皇朝上虞王德璘文白著錢塘馮景山公序曰上虞王
文白工詩善苦吟與予交十年稱心相知每詩成輒視
予予甲乙其佳惡毛舉彈射無隱情文白降心從蓋將
以予當壘鼻之斷嘗語人曰吾詩不經馮先生駁改則
吾心不釋他人甲之吾不喜也傳曰美疾不如惡石信
然文白之虛心篤論如此一日倩人寫其所詠錢塘懷
古詩若干首與其友四人同賦參伍雜書不署姓名予
勞櫟而覆之不失毫芒而文白詩常甲諸子夫伎心不
怨飄瓦雖有褊心不怒虛船之觸舟文白試予幾同糊
名易書之用心若惟恐予阿好而言不肯盡者文白能

虛已以集益宜其吟苦而詩工也子因之有感焉昔鄜
食其勸立六國後漢高以問子房不明言酈生而曰客
有為我計撓楚權者良亦不問客姓名第云誰為陛下
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遂籍箸為籌八不可此第就事
論事無所瞻顧乃得畢其辭一知其主名留侯人傑即
不黨私誤公而周旋寮友遷就囁嚅亦人情所不免其
能盡言如此哉古人圖事揆策以濟天下之大務成天
下之大功機謀密濶類如此文白握斯術以精其用利
濟何有窮而今第用之以論詩乃其緒餘也已

沈方舟詩

皇朝錢塘沈用濟方舟著長洲沈德潛序曰予交方舟
最晚而相知獨深乙巳冬方舟將之山陽相遭於臨頓
里之師子林謂予曰我年已七十老年離別倍為神傷
即幸而歸歸而來吳恐亦無幾相見也生平詩稿幸為
我序之予許諾不二日買舟去明年夏有人自淮安來
傳方舟死矣同人重其人為位以哭之猶記庚子辛丑
間結詩社於北郭方舟每課必至詩成傳示衆坐人人
推射鵬手方舟作鍾記室語品評他人詩不失銖黍輕
重一時朋友之樂稱為盛事乃歲月幾何衆人各以事
散去不易復合而方舟遽成古人曹子桓嘆追思昔遊

猶在心目。而倏焉化為異物。歐陽子以善人君子之
常在為可惜。豈虛語邪。嘗舟壯盛時。嘗之桂林南海。經
嵩岱。陟嶠隴。踰潼關。走塞垣。歷昌平。盧龍。醫無閭。諸地
而往來於西北。歲月尤多。故其詩每作。燕趙聲。今集中
九邊十三陵五嶽諸篇。即起李北地諸公於今。不能遠
過也。噫嘻。其所謂得江山之助者。與。予於詩人之來吳
者。每得與游。然其詩或可或否。而於舟詩。獨許為不易
及。然則序方舟詩。固予之素心。而况臨別。垂死之言。不
啻息壤在彼也。方舟論詩甚寬。而於予詩。能吹毛索癩。
俾得應時改定。方舟沒在相知定吾父者邪。夫自是以追
念曩昔。不勝愴恨。而遲之。以而作序者。猶恐負良友於

冥冥中也。張子少弋。愛方舟詩。手錄之。前後共十餘卷。
故以序歸之。俟有能刻其集以傳者。方舟名用濟。杭之
錢塘人。遷嘉興。將老。又遷江寧。來吳。寓師林寺中。母柴
太夫人。名靜嫺。配朱夫人。名柔。則皆以詩名。

雙泉堂集四十二卷

皇朝吳縣繆彤歌起著蘇州府志曰彤少異敏早擅文
譽康熙丁未殿試第一授脩撰陞侍講父艱歸澹於宦
情遂不復出家居二十年杜門不與世事惟率鄉之後
進講學課文脩造文星閣刊明儒曹月川家規蔡虛齋
密箴劉念臺證人會約以爲標準學者稱雙泉先生巡
撫湯斌內召奏吳中薦紳以道義自持者彤爲首卒
年七十一所著有雙泉堂集四十二卷

雙溪集詩三十七卷文十六卷

講筵應制集五卷存誠堂集二十五卷篤素堂文集十六卷詩集七卷

皇朝桐城張英敦復著自序講筵應制集曰臣英謬

以疎賤謏薄際昌時邁景會以康熙六年丁未成繆彤

榜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是年冬以先大夫憂去九月

庚戌服闋補原官十一年壬子秋授編脩次年春充禮

闈同考官三月上幸南苑命臣英偕同官臣史鶴齡

扈從於行宮進講詔獻南苑賦嗣後每巡行必侍從

或獨往或與侍讀臣孫在豐偕是時扈蹕多在南苑新

宮綠槐高柳掩映丹雘千幕周羅六師環列衛霍金張

以及期門羽林之士翼豹尾而處者雲蒸雷殷深巖引

麗不可殫述臣以書生抱簡牘其間晨則委蛇丹陛夕

則退處直廬。承顏邀睇。恩遇無比。時從幸瞭鷹臺。觀試馬。紫駟赤駱。躡雲追電。天子第其駑駿。以賞勸諸王公大臣。則獻試馬歌。一日漏下十餘刻。上御行殿。秉絳蠟作大書。使人問二臣。知在直廬觀書。命作良馬詩以獻。或風日和美。上率左右虎賁講武平郊。歷上蘭踐甫草。出則朱旗舒徐。入則鏡吹震發。凌晨侵夜。必召二臣講論經史。殫究義理。日有程課。罔以寒暑間。臣自顧雖陋劣無似。然每得以聖賢載籍。陳說於君父之前。視古人奉屬車清塵。詔獻甘泉上林賦者。竊以為榮。此則聖天子典學之勤。俾臣子有稽古之益也。是年秋。授日講起居注官。其後學士臣熊賜履入典閣事。內

殿進講。專命臣及在豐從事。雞未鳴時。從長安門步至左翼門。祇候少頃。東方漸白。樓閣羣起。星稀殿角。露浥階墀。偕奏事諸臣。方曳組而入。至乾清門。候諸臣奏事畢。內事侍傳入弘德殿。殿中左右列圖書。南向設御坐。北向設講官席。皆用黃絁幕。中設鑪焚香。講官既入。則侍從咸退。講官再拜北向立。敷陳經義。時有所諮詢。既退。命賜茶於乾清宮門。如是者三年。由左春坊諭德。優擢侍講學士。先後同在講筵者。則澤州學士臣陳廷敬。崑山學士臣徐元文。臣葉方藹。接天顏於內殿。蒙顧問於黼度。圖書翰墨。貂綺之賜。歲數至焉。是時也。海內寇賊未平。天子方宵旰殷憂。四方將帥咸稟承廟

略措兵籌餉無虛晷。且日御講筵。與臣等討論古昔。於此窺聖度之高深。睿學之懋敏。太平之所以立致也。因輯歷年所進詩若干首。為講筵應制集。而并敘其所遇如此。

又自序存誠堂詩集曰。余自束髮學為詩。今自順治己亥年。以迨於康熙壬申。約略凡三十四年。存其詩若干首。為二十五卷。自幼至老。多好言山林農圃耕鑿之事。即與人贈答往來游歷之所至。亦不能離乎此。迨年五十以後。山林之思益迫。引退之思愈急。每不憚其言之重複。而恆苦出於不自覺。殆歐陽子所謂年益加老。病益加衰。而其心漸迫。其言愈多者歟。余自弱冠。即抱此

志。每見才雋之士。著作非不多。當其言廊廟。則志耽軒冕。言山林。則志耽邱壑。一卷之中。忽而慕夔龍。忽而慕巢許。乍濃而乍淡。倏近而倏遠。情隨境遷。心與物移。令人讀之而茫然。不知其志之所在。夫詩以志志。雖中更出處進退。而無中變其志之事。洵如此。則其詩可知矣。則其人可知矣。余詩譎鄙。固多重複。而自少至老。止言其志之所在。而無暇計論工拙。聊可以免於讀其詩。不知其志之所在。云爾。敢云望古人堂奧哉。既又輯癸酉以後詩。以年月為次序。為篤素堂詩若干卷。康熙甲申年三月望日。雙溪英白序。

高都陳廷敬說巖序略曰。相國桐城先生。湛深經學。執

德不渝。非道不處。解巾釋褐。仕爲史官。其時已有終焉之志。會禁林建直。隆學遴賢。自是以來。先生蚤夜侍焉。積二十年餘。而枋用。神明寄託。嘗獨在於邱中。田間野雲流泉。岑寂之地。旣操筆內廬。暨鈞衡台席。以經術潤色廊廟。浹豐幽遐。時以其意發爲詠歌。高文清思。孤行獨賞。田家漁父。樵夫牧童。則儲公之格高調逸。趣遠情深也。在泉成珠。著壁成畫。則輞川之秀詞雅韻。意愜理精也。以至香山之挺出於長慶。蘇陸之各擅於南北。跡其流風。會其神解。皆超然於自得之餘。此豈有意焉。競秀摘華。角一字句之榮名者哉。蓋先生之蓄積者然也。窮達不異其操。約樂不改其度。故其得於心而溢於

辭者。有不蘄然而然者矣。康熙辛巳。

集中有聰訓齋語。可以爲保家之法。集又有河陽趙士麟長洲韓葵二序。

內庭應制集。英自序曰。康熙十二年癸丑春。天子

御講筵。從容與學士言。朕欲得文學之臣。朝夕置左右。惟經史講誦是職。給內廬以居之。不令與外事。其慎擇醇謹通達者以聞。時舉臣名入對。上心識之。自是再四諮詢。對者無異詞。迄十六年丁巳冬。有內庭供奉之命。賜邸舍於瀛臺之西。辰而入。終戌而退。乾清宮之西南隅。曰南書房。上舊所御讀書處也。命處其中。飲饌給於大官。執事使中涓。筆墨側理器具之屬。皆取於御

府珍果饌饁之撤自御饌者日數至焉。御乾清門聽政後則召至懋勤殿辰巳前講經書午後讀史咨詢對揚辨論之語詳於南書房記注自丁巳冬迄壬戌春未嘗一日少間伏念自古人臣間從殿陛一見天子數語達於宸聽終身以為榮幸如臣者侍從燕閑趨承經席陪奉密勿前後近十載細旃廣廈之間陳典謨談易象博綜前史上自洪荒下暨輓近握丹鉛於香案聽鐘漏於華清霽顏溫語恒如家人父子謂非遭逢之極則恩遇之殊軌哉時或著為詩篇以紀述盛事甫脫稿即陳於御座之側吮毫授簡成於俄頃者多有之唐鄭亞序李文饒制集有曰牙管既輕芝泥將熟嘗於席前親

授筆札公亦分陰可就落簡如飛臣固不敢追踪贊皇而殿陛之間一時情事則亦古今之所同也二十一年壬戌春請假歸葬先大夫屢降溫綸渥被恩賜俾得暫休沐於鄉里因輯四年以來詩為內庭應制集二卷其中詞句粗疎淺劣當時多不暇點竄今皆悉仍舊稿存其實也昔歐陽公既老歸淮潁之間輯內外制而序之因念平生仕宦出處且謂瞻玉堂如在天上臣今得奉恩築室於龍眠山中與田夫野老稱說聖天子盛德儒臣寵遇撫今思昔感激詠嘆更復何能自己哉。

沈取巖集

皇朝海寧沈珩昭子著河陽趙士麟爲墓誌畧曰公諱
珩字昭子號取巖海寧邑東鄉之海汾里人康熙甲辰
會試以策論取士公曰生平學古此其時矣遂冠冕南
宮廷對擬一甲第二旋更置二甲一名館選未與念
朱太孺人歸不忍違奉養日講求理學經術諸書十餘
年間巖泉嘯詠未嘗以得失介懷乙卯長安與公有通
家誼者欲得公朝夕論文爲授授中書候補丁巳分校
北闈得法樗等六人皆愜物望戊午詔舉博學宏詞
宰相高陽寶坻益都三公合疏薦之己未御試授翰
林院編脩纂脩明史傳述論贊有史館三長之日辛酉

召宴瀛臺

賜文綺表裏及蓮藕恭進紀恩詩六十

韻八月簡用順天副主考與歸脩撰惺崖交相砥礪

誓不負朝廷得王元介等一百六人皆知名士壬戌

元旦賜宴內廷恭進聖烈頌六月以疾乞歸即舉

先贈公及朱太孺人葬丁卯恩頌勅命兩世並荷

寵榮焉生平素凜繩檢日閉門息機以窮經研理為務

於邑冬之龍山講太極圖說顏淵問仁二章于齊安講

白鹿洞規於武原之學宮講西銘繼講河圖洛書中庸

首章洪範疏義於本邑學宮又著大學經文發疑先後

講學惟欲學者於日用事務間求知力行之要闡明

濂洛關閩之傳著述已刊者其取巖文鈔初集二集龍

山齊安諸會語詩集甲辰策稿時藝小問篇曉集六子

初集二集三集慧居兩生草諸種其未刊者則有棲遲

草宏詞草投閑草消夏詩談稼邨偶見稼邨緒論雜說

尺牘存稿時藝稿自訂年譜諸種所纂輯者於經則十

三經文緯外孝經通解周易精義書禮篇詩經疏義集

要集註精義學庸或問纂大全撮要諸書於性理則有

性理纂四先生學約纂明儒言行錄鈔諸書於史學經

濟則有文獻通考纂明史要畧明考評案筆記諸書他

如史遷班固昌黎廬陵三蘇以及漢唐諸家暨有明景

濂希直升菴鹿門遵岩震川敬菴楓山姚江崆峒弇州

諸家古文古樂府唐詩賦臨川宛陵東坡諸家詩明九

家詩。先輩諸大家時藝。下至養生岐黃家言。皆有纂輯。又有見聞隨錄。玉林說苑。屑金隨鈔。雜組選薈。撫餘詩人遺事諸種。雖片錦寸璣。咸手鈔存笥。蓋一生之神力。畢萃於簡編學行中。無一刻之暇逸也。公生於明萬歷四十七年己未二月十三日。終於康熙三十四年乙亥七月二十一日。享年七十有七。子一。嵩士。桐鄉廩生。

讀書堂文集

皇朝河陽趙士麟玉峯著。桐城張英敦復序曰。玉峯先生以如潮如海之才。發有體有要之學。公政少暇。輒操觚濡翰不倦。所著諸篇。皆援筆就立。每於朝端接先生言論。丰采時出。詩文見示。莊誦之。琅琅聲動闕廷。大約文章博麗。沈雄處。得兩漢氣味。而又兼有眉山之浩瀚。漆園之奇放。其取材也富。其立論也精。其氣颯發而泉涌。其格珪方而壁員。一篇之中。必先豎一義。而後縱橫排宕。出經入史。以暢明之。使人如入武夷九曲之谿。洞心駭目。屢變不窮。而究歸於發揮一義而止。噫。亦奇矣。近讀五經義序。根據理要。囊括六籍。其言正而不偏。粹

而不駁。諸凡疇荅序記。下至遊戲翰墨之文。必歸其指於忠孝廉潔人倫物則。而不爲無益之語。古人所謂事爲名教用者。殆先生之謂也。詩篇流連景物。旣葩而正。興會淋漓。日新富有。草書有張長史懷上人遺法。先生起家滇南。稟昆明點蒼之秀。分碧雞金馬之靈。瑰奇弘碩。巍然爲一代之才。宜哉。抑又聞之。先生之祖。乃自吾郡。遷於滇。吾郡天柱北峙。大江西來。龍山互於東。海門控於南。地勢亦號稱雄傑。邈先生木本水源之自。吾土且得而有之。此又余之私幸也夫。

秋泉居士集十七卷

皇朝長洲汪士鋐文升著。大興黃叔琳崑園序畧曰。秋泉集者。余故友退谷汪先生所撰也。康熙卯辰間。四方名士會聚京邸。君偕其兄武曹。九爲風流所宗。武曹專主持制義。斷斷不少假。君則以詩古文詞。縱橫壇坫間。每讌會。輒揮毫落紙。風起雲飛。累累快意。此其初體也。丁丑以會試第一。選入詞館。天子知其才。日駸駸嚮用。承明珥筆。應制斐然。車駕所幸。輒令君從。雉頭豹尾間。作爲歌咏。道揚美盛。而詩文之境一變。君尊甫先生。屢治劇邑。以循良著聲。故君少卽留心經濟。中年以往。慨然欲有所設施。凡遇賢士大夫。贈行送別。往往於

民風土俗三致意焉。會尊甫卒於官。君奔往經紀。天子賜金以葬。并豁其夙逋。以小臣而膺異數。為重君才故也。君感主德。念親恩。托諸辭者。類多纏綿悱惻之致。以服闋還朝。大用有日矣。後起者寔見忌。數年不徙官。乃買椽房山杜門却掃。自號秋泉居士。因一變而為斜疎淡遠之音。并少作亦多改竄。今之存者。半此時所自定也。君集之大都如此。君少師其家鈍翁先生。備得指授。世之稱君者。謂詩似元道州白香山。文類李習之。歐陽六一。要其情以境遷。格隨時易。凡經數變而卒歸於高雅。則余之知君。固有異於人人者。不待標題年月而始能識別也。乾隆十三年。

程水部遺詩一卷

皇朝江都程文正范村著。同里史申義蕉飲序曰。昔歲比部汪蛟門先生。倡詩學於廣陵。一時翕然宗之。奉盤敦而赴齊盟者。奔走唯恐後。時予以里中後進。得聞其言論。先生不鄙棄之。往往獎藉有加。時程君范邨為館甥。實先生所屬意期許者。因與定交。往來無寒暑之間。情相洽。議論深相得也。已而先生遽遊道山。予則北宦京師。多離索之思。未幾范村登第。且來官郎署。予見之快甚。自是長安邸第中。抵掌傾懷。縱談斯道。酒闌燈地。猶不以為倦。喜故交之重聚。幸良友之不孤也。范邨在水曹三年。著廉勤稱。方駸駸嚮用。忽以痛請歸。歸未久。

哀其前後所為詩屬予定之。五古樸茂。取途在唐以前。近體磨礪淘汰。深入盛中佳境。唯七言長詩及絕句。時攬轡振策於眉山山陰間。雖不盡如先生所尚。而所就工矣。夫先生存日。以南北宋為提持者。蓋見百年來之為詩者。枵然無有不勝其敝。而欲以才情風調轉之。使得具真詩之面目。爾豈遂欲桃李唐而不顧耶。若范邨者可謂深得其旨。善學先生者矣。劉彥和之論曰。詩者持也。韓昌黎謂盧殷於書無所不讀。祇用以資為詩。今之人性靈日汨於塵瑳。不知所以自持。百家之書滿於天壤。一不以寓目。徵往事則舌拄齶而不能下。徒欲追逐附和。以詩為弋獵聲聞之具。詩何由而工。范村為人

氣靜言溫。動中禮度。與之處令人矜躁俱釋。沈酣往籍。嘗下帷於小紀。鍵戶於江邨。或終歲不一歸。先生曾私語予曰。若所志吾畏之。與子並驅。他皆弗逮也。予之無似固不足與范邨頡頏。今盡讀范村之詩。知先生之言驗矣。陳后山有詩云。向來一瓣香。敬為曾南豐。予於先生不敢少有忘。終恐潦倒不足以副昔日之望。范邨今雖暫偃息於家。願近良藥。藥以自輔。來日風雅所歸。人無異詞。俾里門談藝者。仍得如先生二十年前之盛。非范邨其誰賴耶。康熙癸未仲春。同學史申義。子夢星。午橋跋曰。府君少攻制藝。即兼為詩。甲子舉於鄉。丑辰兩上春官。不第。從外祖覺堂先生讀書假園。同

遊者。蕉飲史先生。花田顧先生也。既又讀書真州之白
沙江邨。與李太村。洪去蕪。先遷甫諸先生。及拙村叔父。
數言族兄飲酒賦詩。率以為常。星時為童子學章句。見
諸先生所為。雖不甚解。心知嚮慕。偶學為之。諸先生以
為此童子殆可教。竊自喜。而府君亦初不禁也。辛未府
君舉進士。時新城王先生同主會闈。一見府君。即屬目。
以詩就正於先生。先生曰。是汪比部館甥。固宜爾。揚州
素多詩人。後起之彥。其在子乎。府君雅善飯。後有肺疾。
官水部三年。勤於職事。或時時發。遂引疾歸。復養疴於
江村。雷連山水。絕意進仕。大邨去蕪。遷甫諸先生。復時
相過。府君已止酒。亦不能常為詩。取向所刻江邨閣集。

及比年所有詩。手自刪削。屬序於蕉飲先生。將付梓而
未果。甲申冬。遂見背。年四十有四。府君天性孝友。靜默
寡言。口未嘗臧否人。喜讀書。工作字。無他嗜好。毀譽得
喪。一不縈於懷。與人交。藹然如坐人於春風中。鄉里先
達後進。無不以為長者。星無似。以歲月因循。迨今始以
府君遺集授之梓。一遵向所手定者。凡古詩四十五首。
近體詩一百八十餘首。不敢少有增損云。丁酉仲春男

夢星謹識

溺笑草二卷

太倉主瑞國子彥著自序曰予賦性畏怯稟質尪羸尋常片事關心即寢食俱廢其或小勞被體輒困悴不支去歲己丑一載之中兩更大獄其所嘗之境皆人生所不經見者所親憂其必無全理而予乃中懷漠然容色如故見者無不異之自亦不知其所以然此豈學力所致蓋危數未終天固留之使之備嘗諸苦耳今歲復傳逮至金陵頌繫鷺峰寺與寺僧本鑑暨黃君俞邵輩倡和為詩自夏徂冬凡得七十首他雜文二十首人多以癡頑謂之者予謂癡頑二字以之待君父則為名教之罪人以之處患難則寔延年之良法令予而不癡頑者

則墓草且宿矣。不幾為讐我者所快。而貽愛我者之憂乎。如以流連賦詠為不情。則羨里之繫易。陳蔡之絃歌。當日皆全無心肝之人。而三百篇中。勞臣思婦之什。不見采於聖人矣。因并去歲難中所作十律。錄而去之。以示夫歸而相慰勞者。語曰。溺人多笑。取以名。是編庶幾近之。若其文辭之雖窮而不工。既老而才盡。則自有限之者。不可得而強也。

吳偉業序曰。吾婁瑯琊鳳麟兩先生。以文章主盟海內。比於二陸二蘇。家風所濡染。烏衣子弟。照映一時。今已漸次凋謝。而讀書脩行。歸然為魯靈光。則惟子彥一人。子彥為麟洲先生孫。幼有聖童子目。未弱冠。登賢書。才

華踔厲。丰儀秀整。前輩如文姚諸公。皆以公輔期數之。奇不售。浮沉公車者三十年。杜門却掃。足跡不入公府。鄉黨稱為王彥方。閱歷漸深。才日以老。學日以富。殘膏賸馥。沾丐遠近。後進經其許可指授者。皆已去為名宿。而子彥自若也。癸未南還。嚙棄符繻。一意千秋之業。家藏萬卷。飲食寢處其間。未嘗頃刻去手。所著古文詞及纂輯諸書。至數十百卷。謂可徜徉山澤。為巢由外臣。而橫被誣枉。鼠雀相尋。盡破其家。庚寅頌繫白門者。九月。人以為不堪其憂。而子彥方與客唱和為詩。若文。纍纍成帙。今所刻溺笑草者是也。是後為州郡敦趣。復上公車。乙未。聞中牘為同人傳誦。幾於紙貴。長安而不售。

如故。乃俛首而就。選人雲英不嫁之悲。與邯鄲下嫁之感。旁觀皆為搢孽歎詫。而子彥亦自若也。方且以文學飾吏治。牧民造士。行為當代循良第一。固不獨以弦歌資三徑。如陶彭澤所願而已。親知輩勸令稍出其生平著述。公之天下。而時無好事者。莫為任梨棗費。惟是編卷帙。差少聊以為嚆矢。而問序於予。予與子彥中表而兼姻婭。早共研席。晚隨杖屨。傾倒良深。姑為述其所知者如此。若子彥八斗之才。五車之學。千尋百尺之操。有耳目者皆能道之。其奚俟予言。是編雖復管中窺豹。僅覩一斑。然子美夔州之詩。子瞻海內之文。皆以流離顛沛中。言語妙天下。則即謂此為子彥生平得意之作。亦

無不可。子彥幼子為予快壻。與羣從輩。方以英妙領袖。後來瑯琊氏當復盛。如兩先生時。予且拭目俟之矣。

○
在亭叢藁十二卷

皇朝長洲李果碩夫著。封溪允東元序曰：李客山先生少孤，奉其兩代節母太夫人之教，自力於學，早負詩名。其爲文尤簡而有法。嘗過封溪，與先大父介峯先生及彭侍講訪濂，施考功覺菴交最洽。後先生移居鷺鷥橋，去余家隔兩橋，往來尤習。余嘗序其舊作石閭詩，自謂得其指趣。先生意簡澹，布衣麤食，舉習俗之所嗜者皆不好。獨與二三廉謹之士，刻礪於學，而衰遲舊德遺老，必有在座。嘗客兩淮鹽漕御史所，客皆溫厚起家，美田宅，而先生敝廬如故。識者謂其處膏不潤，大江南北所經歷及所交遊，莫不重其節概，相與稱其文，而貌爲古。

文務粉飾附聲勢以要譽者見先生文輒嗤之所爲文極爲魏高士州來蔡處士九霞王尚書涓來趙贊善伸符推重其尤所知者朱處士雪鴻方處士望子張解元超然劉士處士五原張太學樸村吳太史漪堂張檢討日容王孝廉崑繩顧太史俠君費處士滋衡惠侍講仲儒王吏部虛舟杜太史雲川蔣編脩迪甫唐太史赤子陸檢討坡星陳太學少章方太學勺湖周處士少逸蔡秀才在谷蓋諸公皆深於學宜其好之篤也江南節鉞大吏舉以鴻博先生病未應好爲山澤之游或尋訪舊蹟畱連旬日遠近求文筆者相屬未嘗苟作尤喜闡發忠孝節烈事時時以賣文錢助戚友空乏先是余從京

師歸遇寶坻芮副使衣亭於塗偕之歸江南見其車中所攜小冊多先生文副使手自選錄又嘗過徐殿撰蘅圃几上亦多先生文及一二方外友亦多有鈔先生詩者蓋先生之著作爲人傳誦如此先生嘗語余曰文之所據道之所寓也文而不本諸道吾恐其支離畔戾而不經也作文之道不尚侈靡以爲富不貴詭僻以爲奇深非艱澀之謂也峻非矯激之謂也雄厚者務於堅蒼質實者歸於典雅蓄畬經訓而力求古人架籟之所在斯爲得之聞先生之論而其所養可知矣會有同學友爲刻其在亭文藁爰爲之序乾隆七年

管瑜稿九卷

皇朝雲間彭開祐孝緒一字念韋又號椒嵒著高陽李
蔚坦園序曰人之品概可一望而知故古之人或立談
而加月旦或傾蓋而定生平久之而不出其始之所料
者其天定也獨持此說以衡好學之人則不可蓋學日
異而月新其人心如江海之窈然以深吐納烟雲倏
忽萬變而莫測其涯際苟欲以一見槩之不幾淺之乎
論文哉彭子孝緒爲余丙辰禮闈所拔士其闡墨博大
沈雄聲光四射蚤決爲經術湛深之士矣顧其餘才猶
未得而知之也自釋褐歸以瓜期未及蕭然里居將數
年惟讀古著書爲事今年春詔集天下進士考校中

秘彭子始擔囊來。攜其所著。謁余京邸。其詩古文。有凌
滄嘯廬諸稿。既喜其才之兼。學之富矣。復閱管瑜一編。
益披覽忘疲。不禁擊節歎羨。乃知文人之心之不可測。
固如是。何可易量我彭子也。夫儷體之作。漢魏六朝。濬
其源。唐初四子。鳴其盛。其振藻揚葩。膾口悅目者。不
一家矣。然月露風雲之習。巧過而纖。易傷大雅。至徒以徵
引誇典。贍者。詞騰勝而氣不足以運之。又等於剪綵。鏤
冰。索然無味。餘蘊此。體製所以難言也。彭子獨出新裁。
如天孫雲錦。巧奪神工。而又緯以浩瀚之氣。上下千古
之識。方折圓折。悉成勝觀。何其才之美也。近代四六。推
櫟園荔裳。其年為擅場。諸君往矣。彭子後來居上。豈偶

然哉。顧余竊有感焉。彭子受知於余。不為不久矣。至今
日而始知其才之不可量。知矣。而彭子仍淹抑如故。無
由使之一躋清華。抒其挾雲繪日之才。以黼黻國家。
休明景運。豈天將老其才而大用之乎。不然。何余之知
彭子。無異於未知也。客有以余言告彭子者。彭子不以
為嫌。且前席而請曰。昔丁敬禮有言。文之佳惡。我自得
之。後世誰相知。定我文者。余今是編。幸為夫子所知。其
榮多矣。顯榮之遲速。敢自覲乎。余嘉其見之卓。因書之。
簡端。然余終愧知彭子之無異於未知也。康熙癸丑長
至。

歸愚文鈔十二卷

續十二卷

皇朝長洲沈德潛確士著。自序曰：古人著述，便能單行。如陸賈所云：豫章名木，立則為太山，衆木之宗；仆則為萬世之用，不苟產，不速壞也。予少歲即喜作雜文，然賦質頑樸，無所知識，四十餘，稍能說學，思曰：事立言，因文見道，而植根短淺，蔕葉萎黃，視古人由中而出，不假取於外者，判蓬楹也。加以日月飄忽，顛毛盈雪，而搢搢焉，勞形耗精於文翰之林，遠旭日之始旦，等覆篲之為山，愈踈濶已。雖然，遊魚愛鱗，飛鳥愛羽，生平結習，老至未忘。曰：取甲午以後文。芟蕪刺蕺，鈔存一十二卷。甲寅後，俱入續鈔，皆未敢說異與僻，文繡鞶帨，以相欺調者，嗟。

乎。古人已遠。來者茫然。有是之者。有非之者。有兩無是非之者。予烏乎知之。乾隆戊午春仲。歸愚沈德潛自題。

艮齋詩集十卷文集四卷

皇朝常熟王峻次山著。寧化雷鉉貫一序曰。侍御王艮齋先生。古之遺直也。余始見之。蔡文勤公所。文勤公於門下。士心重艮齋。其揚古推今。議論侃侃。氣骨岸然。自異。及為御史。直言天下事。初發其端。旋丁內艱。服闋。而抱負疾。不復出。天下想望丰采。咸惜未罄其藏。或比以木之礪砢多節。故得自全其天。是豈艮齋之心哉。嗟乎。今所傳者。獨其詩文。其言之有關世道人心。不苟毀譽者。可以想見其人。余過蘇。知艮齋主紫陽書院。雖匆遽。必造之。今不可復見矣。撫斯集。不勝三太息云。乾隆酉癸酉。

友人陳祖范見復序曰次山既沒。今嗣輯遺詩請予序。予念次山詩序。舍我誰為。顧余有不樂序次山詩者。中心抑塞。難于衆曉。夫人平生必有所專心蓄意。期以自見之處。不欲泯沒於後。後死者為之道。其甘苦。指其短表而出之。斯作者與序者。兩無憾也。若次山之所專心蓄意。期以自見。雅不在詩。業已命不從力。力不從心。貧病交侵。中壽殞矣。所存殘叢詩稿。什首首。譬江海之餘波。園林之片葉。興會偶及。不自矜寵。乃沾沾取而序之。而著之。不適為淺之乎。待次山哉。雖然。正惟是也。故不得不就詩以存次山。吾見夫捩鬚聳肩。窮老盡氣者。之為詩也。詩工矣。意量不出聯絕之間。聲病之細。惟不欲以詩自見者。不域其信性靈於詩。不域其才識於詩。然而性靈才識。往往乘間迸發。而不能自掩。次山為人。疏亮質直。而骯髒而多感。觀彼婣阿。洪忍善持。兩端者。唾棄不留餘地。故其詩亦軒朗洞達。不肯以含餽為溫厚。浮淺為風雅。而不喜夫雕琢塗澤。工夫深而氣骨不足者。噫。人識吾不樂序次山之詩之意。又識吾就詩以存次山之意。則其知次山也。亦庶幾哉。

友人陳祖范見復序曰次山既沒。今嗣輯遺詩請予序。予念次山詩序。舍我誰為。顧余有不樂序次山詩者。中心抑塞。難于衆曉。夫人平生必有所專心蓄意。期以自見之處。不欲泯沒於後。後死者為之道。其甘苦。指其短表而出之。斯作者與序者。兩無憾也。若次山之所專心蓄意。期以自見。雅不在詩。業已命不從力。力不從心。貧病交侵。中壽殞矣。所存殘叢詩稿。什首首。譬江海之餘波。園林之片葉。興會偶及。不自矜寵。乃沾沾取而序之。而著之。不適為淺之乎。待次山哉。雖然。正惟是也。故不得不就詩以存次山。吾見夫捩鬚聳肩。窮老盡氣者。之為詩也。詩工矣。意量不出聯絕之間。聲病之細。惟不欲

滄洲文集八卷古今體詩五十四卷唱月詞一卷

皇朝湘潭陳鵬年北溟著儀封張伯行撰公墓誌銘畧

曰故通議大夫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諡恪勤陳公於雍正年正月朔有五

日○以疾卒於武陟工所○上軫悼不已○賜詔云○陳某潔

已奉公○實心為國○此鞠躬盡瘁之臣○公別號滄洲○康熙

甲子○舉於鄉○辛未成進士○丙子○授浙江西安縣知縣○又

宰淮之山陽○陞海州知州○江寧府知府○會東南公務需

費○當事欲私增戶租○公以去就爭○由是忌者必欲去公○

未幾○因江南河隄事○陷吏議○幽於會城○民至痛哭罷市○

獄成○衆莫知其故○及詔下○從寬免死○始知忌者直欲

殺公也。旋奉旨來京纂脩。戊子冬命知蕪州府。庚寅奉特旨護理布政司印務。忌者復恐公大用。羅織成獄。蕪民呼寃者數萬人。會先帝聖壽六十。覃恩再被。湔濯。命充武英殿纂脩總裁官。丁酉署霸昌道事。辛丑署理總督河道事。今上踐阼。特旨實授。享年六十。有一公身長七尺。美須髯。目光如電。聲若洪鐘。燕居衣冠。必肅言笑不苟。人望而畏之。接見則藹然春陽。胸無畦畛。喜怒不形於色。當機鎮靜。危疑患難中。神氣愈閒。整發覆鈎情。洞見毫髮。故所至政績咸卓卓可紀。生平嗜讀書。因頓疾苦。未嘗釋手。百家諸子靡不窺究。而於詩尤篤好。自言年四十後。天機所發。自然成韻。視沈約

之拘於八病五病者異矣。書法師顏魯公。而草書特妙。所著有滄洲文集八卷。古今體詩五十四卷。唱月詞一卷。自訂年譜一卷。歷仕政略河工條約各一卷。男七。樹芝。樹萱。樹葵。樹著。樹萊。樹藝。樹革。

有滄洲近詩十卷行世。

弱水集二十二卷

皇朝蒲城屈復。悔翁著。長洲馬壻疇序。畧曰。有千古不一之世。而有千古不一之人。人與時之相錯。而其所表見亦異。尚論者特憑其所自表見。則大抵不外乎文章。而旨遠言微。感而遂通天下之思。尤莫詩若也。夫詩源性命而為流。故聖人之教。以先禮樂。列於六經。通乎政治。樵夫牧豎。可以同其興。而蘇李莫能究其歸。顧世多易言之。余自卍角。慷慨興思。一往而不知所屆。恆自託於咏歌。而不善其辭之達。遇當時之以詩名聞者。輒傾倒焉。既歷其塗。以閱其夷險。窮詰屈。披蒙翳。蹶而起。迷而復者。不知其幾。而向之所傾倒。不覺悉去。諸懷而冀。

幸心之一愜。不可得矣。夫辭不虛立。意不徒行。意不逮辭。則嫫姆豔飾。辭不逮意。則西子裸裎。彼鸚鵡人言。沐猴冠裳。詎足以神應對。而時趨蹌也哉。世有野鳥而鳳鳴者。人見以爲鳳也。則固未嘗見鳳。而聆其聲耳。未嘗見鳳。而聆其聲。則野鳥可鳳。鳳可野鳥。又孰爲之辨。其微乎。戊戌之秋。乾隆壬戌。師或爲余誦悔翁之詩。函訪之。索讀其全稿。而心無不愜。迄今二十餘載。而無所復移。固知論詩於漢魏三唐以來。不能捨是。而有所取則矣。觀其鎔鑄。若李杜猶少有憾焉。而世尤易視之。悔翁楚系而家秦。年二十五東遊。流寓於郟子之國。歷齊魯吳越燕趙之郊。數十年。孤貧且老。更滯跡薊門。但有集

若干卷。充於行笥。東阻海涯。西望渭水。關山夕陽。憑弔何極。而寂寞身後。誰爲歎歎。而太息。然非交遊之寡。而知之者尠。蓋自卿大夫以至閭巷之士。亦皆稍知有悔翁。而悔翁則固已如此。易之者之知之。同乎其所謂知耳。擣菹一擲百萬。冶遊一揮千金。與窮愁著書。冰凝竈突者。雖比屋不相爲問。源之所流者遠。性情與習尚之疎也。然吾見有以單詞片語。見稱當世。而焜耀一時者。抑又何歟。絺綌不可以冬陳。而黑貂之裘。以夏市。又何咎乎。然則悔翁之有是集。而欲梓之。而傳之也。不其難哉。辛酉秋。忽有其同里茂才賀闇然克章者。館於萬全縣幕。見其詩。歎曰。是集而或不傳。俾別有所待。吾鄉其

無人矣。亟謀付剞劂。聞之者異之。亦相與助其成焉。於戲。是集而果傳也。吾不知千百年後之讀其詩者。果能會其辭。通其意。以辨其微焉否乎。然必有掩卷太息。以想見其人而歎歎曰。是隆中之未遇乎。是黃石之長往乎。胡爲乎卒不達於當時。而終若此乎。使其不然而爲波濤於滄海。爲風雲於寥廓。何遺恨乎。今茲若然。悔翁亦可以無恨矣。悔翁固嘗一舉鴻詞而未之應也。夫豈可以窮愁爲身世問。亦惟想見其後之人之有然。以與之終古。使悔翁而非窮愁。又安所得此於後人。悔翁亦可以無恨矣。乾隆壬戌。

樊榭山房集十卷續集十卷

皇朝錢塘厲鶚太鴻著。其自序曰。昔唐楊綰爲文。恥於自白。非知己不可得而見。而魏丁敬禮嘗求人定其文。夫恥於自白者。自珍其文者也。求定其文者。自疑其文者也。僕少好篇詠。晚頗知難。三十年以來。所作隨手棄。斥存篋中者。僅十之二三。暇日編次古今體詩爲八卷。長短句二卷。譬之山謠村笛。雖無當於鐘呂之響。而向來所閱。閒居羈旅。怡愉憂悴。歷歷在目。每一開視。聊以省憶。生平竊亦自珍。自疑。願與審音者共定之。外有雜文若干卷。叢綴若干卷。將次第排繒焉。得毋蹈論癡符之誚耶。乾隆四年三月朔。

續集自序曰。僕詩前集自甲午至己未。二十六年。僅編成八卷。詞二卷附焉。己未至今辛未。十二年來。復次第成續集。如前之數。豈中年以往之作。工於少時耶。自念齒髮已衰。日力可惜。不忍割棄。輒恕而存之。幸生盛際。嬾迂多疾。無所託以自見。惟此區區有韻之語。曾繆役心脾。世有不以格調派別者。或位置僕於詩人之末。不識爲僕之桓譚者。誰乎。後綴詞一卷。北樂府小令一卷。則年來因詞而及之。雖乏酸甜風味。或不至貽笑僮父面目也。

儉重堂詩十二卷

皇朝文安紀邁宜。偲亭著河間紀昀。曉嵐序畧曰。吾宗以文章著者。梁有少瑜。唐有唐夫元皐。然詩集皆不傳。明末蘖子先生。崛起江左。以詩鳴。沒而無嗣。遺集僅藏其外孫家。國朝鞏昌太守子湘公。及兄給諫孟起公。徵君仲霽公。皆以文藻鳴。一時人比之河東三鳳。徵君尤工於賦咏。與蘖子先生名相埒。流風餘澤。沾被後昆。故文安一派。不特衣冠科第甲畿輔。文章淹雅。亦率能承其家學。與當代作者相頡頏。往在京師。受讀可亭伯父甕繭集。宏深奧衍。突過古人。循環雜誦。不能釋。今歲偲亭伯父復寄示儉重堂集十二卷。首曰贈灑殘稿。皆

少作一往情深。有王伯輿之思焉。次曰餐霞閣集。家居
食貧所致。次曰岱麓山房稿。岱麓山房續稿。官山東及
解組後作。次曰赤城集。羈棲保定時所作也。至是遇益
蹇。詩亦益進。次曰蓬山集。作於內邱。次曰希阮齋集。次
曰華遊集。作於內邱解組後。絕意人事。脫落町畦。意象
所生。方圓隨造矣。次曰古博浪集。次曰昆陽集。次曰愛
吾廬集。皆就養河南之所作。老境恬愉。頽然天放。無復
人間烟火語。然軒昂磊落之氣。尚時時來也。大抵以不
可一世之才。困頓偃蹇。感激豪宕。而不乖乎溫柔敦厚
之正。可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矣。昉嘗介同年宮君璟
超。走書數千里。求蘄子先生集於句容。其外孫慮有遺

失。不即付意。恒怏怏。懼或湮沒。不克傳世。爲宗鄙光。今
得是集。紀氏詩有傳人矣。倘他時有刊蘄子先生集者。
與此編並行天地間。彬彬郁郁。百年前後相輝映。不亦
盛哉。乾隆庚辰。

自序贈灑殘稿畧曰。贈灑殘稿者。蓬山老人自輯其少
壯所爲詩。共一卷。以篇帙散佚。所存無幾。故曰殘稿也。
其曰贈灑者。以卷中有迴灑井詩。取少陵投詩贈汨灑
句爲義也。客曰。無病而呻。竊恐有未安也。余曰。不然。士
君子無論所處之窮通。所遇之亨屯。要不可無此一段
纏綿悱摯。不能自己之情。是情也。根乎性。觸乎境。動乎
不自覺。一往而深。而不知其所終極。以之制行。而軌之。

於大道。則爲聖賢。爲君子。任其情之偏。而詣乎其極。則
爲烈夫。爲高人。爲俠士。以之操觚。則爲真詩文。然則贈
灑二字。以之名吾殘稿也。可以之名吾全集也。可主人
所莅內邑。境^內地有蓬山。故取以自號。後解組。又稱蓬山
逸叟云。

陳司業集十一卷

皇朝常熟陳祖范見復著長洲沈德潛序曰。憑心鏤影。
託筵管窺。撫臆蒐奇。徵材獮祭。可以爲文乎。曰。事剝剝。
而乏根柢。不足以爲文也。冢書壁記。循誦習傳。墜簡斷。
編博存兼舉。可以爲學乎。曰。務採掇而斲決。擇不足以
言學也。有上下千載之識。而不以一得矜創解。有研窮
積卷之功。而不以片辭誇弋獲。斯爲學老而文鉅。知此
者。可與讀吾友陳見復先生之集矣。見復少爲制舉業。
不肖苟同於俗。後益肆力於古。原本經術。貫穿子史。剖
悉同異。訂正得失。卓然成一家之學。優游饜飫。沈酣浸
漬。久之。而性情意思。不自知其與古爲化也。故其發之

於文其神肅以穆其氣和以平不尚馳騁而疎宕自如不喜鈎棘而簡古彌茂間爲詩歌氣體高潔寄託深遠要皆有爲而作辭之不_妄抒所謂笙磬之音圭璧之器迴非庸耳俗目之近玩信乎其爲有道者之言著述比興兼攻而不作者也見復立品之峻稽古之榮詳余前所爲經咫序中今其子葢復彙刻其詩古文及所爲掌錄者仍以弁言來屬憶余與見復少壯同困於諸生扁舟過從賞奇析疑以爲樂紙窗竹屋燈火青熒樽酒論文長吟永歎每一追念歷歷如昨見復雅善予予亦自謂知見復深今故人不復作矣予猶視息人世所爲一再序之而情不能已也乾隆甲申時年九十有三

長洲陳景雲

序曰虞山錢宗伯稱歸太僕之文深

得班馬二史風神而婁江王司寇之品目太僕則曰千載有之繼韓歐陽二公之言雖異而旨則同蓋以文章風神言之則班馬韓歐一也吾宗見復先生生宗伯之鄉晞太僕之風平日於班馬韓歐諸書咀膏傾液故不沾沾模仿而風神峻逸自與之肖蓋太僕以後卓然能繼其傳者也而先生不特高文能繼太僕而已生平志潔行芳亦最似之太僕未遇時講授安亭之上雖荒江陋室而聲聞日遠弟子益進近歲虞山諸才俊多摳衣執經從先生於寂寞之濱猶太僕之在安亭也又太僕仕不得志至晚歲適知己當路援而進之始得列官於

朝究亦未盡其用。先生則少無宦情。既舉南宮。以足疾未奉廷對而歸。仍資教授自給。覃思著述。儵然物外。蓋不改太僕安亭之舊。當代鉅公。卽有推賢進士如內江新鄭之力。引太僕者。吾知先生雅不欲就也。先生爲人。於是遠矣。雍正辛亥。

自序詩集曰。古無詩人。三百篇可知誰作者。十止得一二。蓋夫人而能爲詩。夫詩而皆有係於時也。古之制田功。旣畢。男女同巷夜績。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女老而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以備太史之采。是故王者不出戶牖。盡知天下所苦樂。此風詩之所由興也。大抵詩之作。出於無心。則其

情真。又必各有所爲。故其義實。情真義實。故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而匹夫匹婦之歌吟。可以察治忽也。後之詩人。則異是。彼旣以詩自命。人亦以詩相屬。於是外物爲主。而詩役焉。詩爲主。而心役焉。以詩役心。則心非其心。特牽於詩耳。詩於是無真性情。以外物役詩。則作如不作。特緣於外耳。詩於是無真比興。然而情實彌隱。詞采彌工。義理彌消。波瀾彌富。而又格律以繩之。派別以嚴之。時代以區分之。回視詩教之本來。其然乎。其不然乎。古之詩。男女自言其傷。而關盛衰後之詩。文人學士。弊精勞神。期以鼓吹風雅。反或無與於得失。其故何哉。誠僞之分。醇醜之判也。予於斯事。不求甚解。而竊好反。

尋其本收拾舊稿其無爲而作者去之其爲人而作者又去之止存其自吟自止用適已事者工拙所不計也時乾隆壬申秋七月旣望書

其自序生平云予以康熙丙辰年五月二十日生妣許孺人先產二男殤女兄二予行三王母韓曾王母范府君切顧本之思名予祖范字亦韓自字曰見復生九歲府君挈往婁門寒碧家塾十二歲孺人棄世隨侍出外率閒歲一歸省王母父自爲經義所親炙者郭述堂嚴思菴韓宗伯學不純師粗得端緒而已十九授室孫氏廿一歲子瑩生廿三補弟子員廿四生澹廿七食廩是年喪妻繼娶朱氏時予三十歲三十已上零丁寒苦枵

腹而束手鄉里之所笑憫也朱氏性行與予協較明敏賴其助開門授徒徒益集府君年高脩脯足以養心安之日課之隙詣寢舍侍眠食老人時扶杖過書塾婆婆庭樹間爲後生小子論居心治身之道人倫日用之方諄諄忘倦曰汝先生徒教人作時文噫末也三十七歲府君棄世數年中完瑩澹婚至四十八遇改元恩科夏舉於鄉秋貢於禮部鄉先達有欲翼而起之者足忽蹇不與殿試遂歸明年爲甲辰正科私自揣念年力向衰才智無有當途豈須一我而必支離蝨其間哉本無溫飽之心徒自勞苦奚爲者咄休矣勸行者苦口大都謂浮圖將合尖泛海已傍岸豈有此理予曰及今尚可止

過此則義不當止。勢又不得自止。既已拒外論。堅持已意。於是僦廬華漚之濱。混跡耕漁。新舊生徒。裹糧相從。吟社諸老翁。月一讌集。間有良朋自遠而至。如李介軒。儲六雅。沈歸愚。張天扉。釋借山輩。延緣葦間。相送柴門。殊有伊人宛在之致。久之。昭文令勞尊三。邀爲新志。尋而制府尹公聘修通志。辛亥秋。舍江村往省會。自此形跡又在隱見間矣。雍正十年。天下開設書院。當事謬採虛聲。連有山長之招。或辭焉。或就焉。辭者雲南五華。廣東端溪。江寧鍾山。就者蘇之紫陽。徐之雲龍。安慶之敬敷。揚州之安定。在紫陽前後三年。雲龍一年。敬敷安定。皆一年有半。強而後往。終歲便辭。辭不獲已。再往。旋故。

託故舍去。所以然者。士習難醇。師道難立。大懼上負詔旨。下貽物議也。又此席有似宋時祠祿。仕而不遂者處焉。吾不求仕。而久與其列。爲汗顏耳。六十一歲。繼室亡。後有妾生子。安祉增生。平於世務。藝用無一曉。詩文辭翰。粗曉而未工。大抵矜慎持擇之意。勝而適時。便口則不足。局於才。偏於性也。其爲人也。於道無萬分之合。而鄙情佚志。庶幾湔除一二焉。今七十加三。即旦暮入地。不爲無年。即復得幾年。不過爾爾。閒中追憶。筆而存之。

續自序云。往年七十加三。作自序一篇。以當了語。無復蛇足之添矣。閱二年。詔舉經學。祖范名四。登薦牘。後

命閣部大臣於所舉中同訪核。親覽呈草。僅得四人而祖范居首。賜國子監司業。命下於十六年八月初九日。竊念以三十餘年疾廢腐儒。忽荷天光之下。被拜命震驚愧汗何已。謹稽首而續記之。時年七十有九。

受業王峻次山跋詩稿後云。從沖養中流出真腴來。此陶韋的派。非摹擬家所能彷彿。就里中作者論千百年後。初學有學緒諸論。或如春華凋謝。此乃冬青一樹矣。小子未窺堂奧。安能以微塵益嵩岱乎。

李書雲奏疏四十一篇

皇朝

李

著宛平王熙序曰

皇上御

極三十有八年。己卯春視河南巡。駕次揚州。給諫李公書雲迎謁道左。時公家居二十年。春秋八十矣。

上召見行殿。慰藉久之。詢問備至。賜御書詩綾一扁。額一命。奏對有未盡者。親寫以進。公退。繕奏以俟。駕自江南回。公再進謁。上命閣臣宣諭李某向爲言官。

本章多好。今年逾八十。精神甚健。居鄉謹慎。著照科臣內陞例。優加一等。進公大理寺少卿。仍念公年高不任事。又御書香山洛社四字以賜。一時臣民無不額手驚歎。謂公爲言官于二十年之前。而皇上眷公于二

十年之後仰見 聖明留意人材。雖歲月久遠。而其人之品行學問。未嘗不流連于心。又以見公之忠謹。有素。積誠所感。至是而始發摠也。公既頓首謝歸。而輯其奏疏之存者。得四十一篇。付之剞劂。郵書於余。曰。子其爲我序之。蓋公與余同成進士。意氣雅相得。始余在史館。公爲部郎。暨公居臺垣。余在會議班。列無日。不以忠義相切劘。至於退食之暇。從容文酒。握手言笑。亦復與公爲多。契濶以來。時形寤寐。今得是編。讀之。覺精神丰采奕奕於楮墨間。猶是同朝晤對時也。然余讀公之自序。亦足悲矣。謂屏棄以後。見者以爲不祥。向之奏疏。欲得一人序之。而慮彼難於措詞。蓋公之憂讒畏譏。小心

慎密如此。而余知公之自信。則固有在矣。居言路十七年。不立異以沽名。不植黨以自固。爲國計則務持大體。而不事補苴。爲民生則急救阽危。而力圖實濟。今其言具存。非余阿其所好也。嗟乎。取舍殊途。升沈之轍。公於此中。不無感慨。由今視之。則譬如朝槿之暮落。蜉蝣之夕逝。而公方以耆年碩德。相羊於平山蜀岡之間。子孫滿前。曾元環侍。濯清水而追涼風。坐南榮而曝朝旭。公斷不以此而易彼矣。况我 皇上方篤念舊臣。恩禮兼至。既尊顯公以風示天下。自此日有告。月有存。欲有問焉。則就於其家。當有如古禮所行者。而文孫庶常君。方以經術自任。工於文。勤於學。繩祖武而光大之。則公

愈可以自慰已。洪範曰：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余於公益信云。

二十二史文鈔一百九卷

皇朝納蘭常安履坦選評自序曰：客問於予曰：二十二史文鈔何為而輯也？予曰：六經而下，史文備矣。夫文弗綜其大，猶隙中觀闕也。弗察其實，猶覆鑑索照也。若遊山水然，予宦轍所至，北極塞，南抵徼，東西六七千里，斯亦搜攬山水之勝概也。有後之所遭，踰於前之所賞，又以前之所謂高且深者，眇乎視之矣。且足有所弗經，目有所未睹，徒以昔人歌詠遊士傳聞畫圖想像得之，終不若吾足之所履，吾目之所注，為能實窮其向背脈絡，上下源委，井井也。夫文何獨不然？史者文之府也。縱觀周之柱下，下逮明之史宬，有秦漢之文，有魏晉南北朝

之文。有唐宋元明之文。屢升屢降。禪穠禪漓。其致也有漸。其違也有由。後周柳蚪論文云。時有今古。文無今古。此亦唐以前言。亦耳。若自唐以後。遙溯先秦。又何可以道里濶遠計耶。吾觀今之讀古文者。大抵一鱗半甲。斷錦零縵。若統三千餘年。進退消長。文運乘除之故。問之瞠目不知。所謂是玉卮無當。而金鼎且遺其鉉。其亦管窺。輒見笑。且其所考文之實者。亦無有也。夫文布於人。必有邪正。賢不肖之類。文起於事。必有得失。難易之趨。文生於情。必有忻戚悲愉之致。不知其人。何以辨其文之誠偽。不知其事。何以條其文之本末。不知其情。何以窺其文之涉樂必笑。言哀已歎。故捨史以論文。若空中

捕影。據史而論文。若掌上數紋。予以史為文。求其確有可徵云爾。是故代必有傳人。人必有傳文。猶登高者必宗岱嶽。涉深者必放河海。宗岱嶽而後知衆山之小。放河海而後知斷港絕潢之無與放。斯道求其大。必游其外。察其實。必立其高。此不憚數年勤劬而披索之。鈎貫之。精而存之之意也。客曰。然則二十二史以前無文歟。予曰。史以前文。六經之謂矣。夫二十二史之文。猶山水也。六經之文。猶天地也。山水為天地所孕育。而有天地不可無山水。史文為六經所包括。而有六經不可無史文。人必能戴天履地。而後能登山涉水。人必能讀六經。而後能讀史文。遠宗六經以定規矩準繩。博覽史文以

驗方員平直。經為體而史為用。經在先而史在後。猶形之與影。須史捨之不能者。故予特以擴六經之所至耳。矣。客唯唯而退。爰授簡而弁諸首。時乾隆十二年。

凡例略曰。茲選非遺事也。而以言為主。觀文而事之顛末略舉。各文之首。彙括本傳氏族爵里。仍敘其文之所由始。文有鈔有不鈔。風雲月露。妃青媿白。則黜而不收。

所鈔之文。分門別類。如詔誥奏疏。諸史具備。雜著之文。條件稍變。如史記有游說魏書文有批點。始

於南宋。呂東萊之古文關鍵。樓迂齋之崇古文訣。謝疊山之古文軌範。茲選亦仍其式。至有經緯鴻謨。聚訟疑案。間參論斷。附繫紙尾。編文次第。以年號先後為斷。

不以史傳先後為斷。選有限斷。如選史記文。以秦孝公為斷。而不及五帝三王。選有從壹。如史記漢書文多相仿。已選史記。弗復入漢書。選有分見。如陶淵明晉書

有傳。宋書亦有傳。於晉選歸去來詞。於宋選誠子書是也。三國志兼採裴注。南北史佳文。多見各書。故二

史所選獨少。至二史增減各書之文。仍遴其佳者入二史。而汰各書之複。唐以後史。所有文少。茲選以史為

限。自不得旁馳溢出。是以原闕者不敢闌入。原刪者不敢增補。明史告成。民間未有雕板。得以快讀者殊少。

茲選略詳。以為眇見寡聞之助。各史字畫。悉照南北監本。不依汲古閣十七史本。緣閣本字畫多訛。不可為

準也。監板錯漏而閣本較完善則從閣本亦即注明本字句下。帝王之文多見本紀諸臣之文多見列傳。惟有散見分隸之章各注明從某處錄出。有韻之言如詩賦箴銘例不入選。刪封禪書亦若文之以韻行者仍不拘此例亦于本篇後注明。各史論贊例不入選以安著古文披金一書採輯論贊十居八九此不復重贅。列總目于首卷以分部列細目于各卷以分篇且于卷首備載年號兼紀王畿。

廣東文選四十卷

皇朝

選梅川劉茂溶崑泉序曰予承

乏廣州甫下車即以徵文考獻為先務會番禺翁山屈有子廣廣東文選之役書成予覽而善之為之裁定以為嶺海人文其光明俊偉瑰麗多奇於此得其大槩是可與唐之文苑英華文粹宋之文鑑正宗相為頡頏者矣噫嘻百粵之文獻自漢以來其盛遂有如此而昔之人猥為祝融之墟日南之地其陽德之所炳耀炎精之所孚含多鍾於珠璣丹砂石乳伽備諸物而罕鍾於人夫豈其然乎哉昔王僧孺為廣州太守首表章董正唐頌羅威三孝子以為粵獻之宗復表章陳欽之春秋詰楊

孚之南裔異物志贊。王範之交廣春秋。黃恭之十三州記。以為粵文之祖。而韓愈刺史潮陽。首置鄉校。延進士趙德為師。勾當一州學事。於是潮人彬彬向學。遂與廣州諸望縣。翕然有海濱鄒魯之風。予不敏。向為珠江義學。竊心昌黎之心。茲於廣東文選。復思事僧孺之事。用是捐俸刊之。俾與省志郡乘。相為表裏。不敢云有功於前賢。亦使論世者。鏡其得失。謀國者。準其經權。語云。觀一隅知天下。斯亦策書之淵府。為周官外史之所掌。未可以一邦而少之也。今天子右文。覃精載籍。數詔天下獻遺書。以充金匱石室之藏。又命儒臣編摩古今藝文。以為十三經二十一史之羽翼。此一書雖漲海

珊瑚之一柯。羅浮孔鸞之片羽。網羅摭撫。未獲大全。然其間以明經者。極其精研。以綜史者。極其宏博。以言道者。極其淵邃。以議典禮者。極其正大。以施政治者。極其和平。成體正而辭醇雅。莫不出入史漢。沉酣八家。言言有典。有則斯又宗匠之規繩。而學者所宜取法者也。今天下直省凡十有六。使皆有文選一書。萃其精華。俾無散佚。則天下之文獻。庶幾大備。斯不亦洋洋乎成一代之鉅觀哉。此不佞所以厚望於著述之賢。如吾屈子。而將以此一書為先聲者也。然予又有說焉。昔蕭傲為嶺南節度使。官閒無事。日以毅紙寫書。而劉崇圭知廣州。姻舊或有所干。率不荅。但寫荔枝圖與之。是書梓成。予

可以無費穀紙。免異時蕙苾之嫌。而宦橐中以此為南物焉。為聚珠扇焉。即以為荔枝圖焉。亦無不可者。斯蓋拙者之所得也哉。時康熙二十六年。

自序曰。夫子稱述而不作。述之中有選存焉。若書詩是也。書始唐堯。而五帝以來。言不雅馴者勿道。詩始殷湯。而白帝皇娥塗山之歌。言而荒誕者勿道。夫子之慎其言如是。彼夫左氏之述國語。昭明之述文選。是皆夫子之志也哉。書詩如夫子一家之言。國語文選亦如一人之所作。以我範圍古人。不以古人範圍我。夫子者。述者之聖。二子者。述者之明者也。大均不敏。竊嘗取廣東先哲之文。纂為越語。以附于左氏越語之後。既而思之。不

如稱為廣東文選之善。蓋以予先有廣東文集之役。自兩漢至明。人各為集。大家數十。名家百餘。凡為二百餘集。譬之水焉。文集為牂牁大洋。而文選為一勺。譬之山焉。文集為羅浮二嶽。而文選為一卷。使觀者從一勺以求牂牁大洋。從一卷為羅浮二嶽。所不可少。文選為文集之車右輪。相輔而行。而不可廢一者也。嗟夫。廣東者。吾之鄉也。不能述吾之鄉。不可以述天下。文在于吾之鄉。斯在于天下矣。惟能述而後能有文。文之存亡。在述者之明。而不徒在作者之聖。吾所以為父母之邦。盡心者。惟此一書。於先哲之文。如桑與梓。存者為先哲顯其

日月光華。刪者為先哲藏其珠玉瑕類。是吾之所以為
恭敬也。云爾。書成。合詔令疏。秦序記傳論碑誌之屬。與
賦頌樂府四五七言諸體。凡為四十餘卷。梓而行之。以
為廣東文集之先聲。

宋金元詩永二十卷補遺二卷

皇朝江都吳綺園次選崑山徐乾學序曰。唐以後無詩
之說。吾不知其所自始也。文章之道。以變化為能。以日
新為貴。天之生材無窮。事物之變態無窮。以才人之心
思。與事變相遭。而情景生焉。而真詩出焉。不可以格調
拘。不可以時代限也。春蘭秋菊。不同質而同芳。洪鐘短
簫。不同響而同律。從來作者。風會遷流。體制各別。義熙
之作。不類建安。而陶謝與曹劉並美。永明之體。有異天
監。而沈范與江鮑齊蹤。唐人未嘗祖漢魏。而祧六朝。今
人輒欲宗唐。而黜宋元。有是理乎。宋元人詩。風調氣韻。
誠不及唐。而功深力厚。多所自得。至如都官之清婉。東

坡之豪邁。半山之堅老。放翁之雄健。遺山之新俊。鐵崖之奇矯。並足步武韓杜。頡頏高岑。其才力更在郊島諸人之上。而輒云唐後無詩。是猶燕冀之客。不信有峨眉羅浮之高揚。粵之人。不信有盤江洱海之闊。徒爲陋而已矣。自嚴滄浪論詩。有大小樂禪之喻。明高廷禮因之。有正宗羽翼接武諸標目。北地信陽婁東。歷下後先。同聲學者。莫不家開元而人大歷。宋元詩集。幾於過而不行。近代一二大雅之士。昌言排擊。於是據觚家稍稍復言宋元。雖然。宋元詩未易讀。學宋元詩亦未易也。宋元人之學唐。取其神理。今人之學唐。肖其口吻。所以失之彌遠。今人探其本。轉而以學唐者學宋元。惟其口吻之

似。則麓踈拗硬。佻巧窒澁之弊。又將無所不至矣。故無宋元之學識。不可以學唐。無唐人之才致。不可以學宋元。余嘗論之云爾。前吳興守廣陵吳園次先生。當今最爲工詩。其稱詩實宗三唐。而自唐以下。無所不鉤貫。以宋元人專集。既汗漫諸家。選本互有得失。於是刪次宋元并金人之詩。都爲一集。其所收者。縱橫變化。各盡其才之至。而粹然歸於大雅。其疎野凡俗。稍落窠臼者。槩從刊削。是編也行。庶幾三四百年才人之心靈光焰。得煥發於斯世。而學者有所準的。亦不至窘步而乖方。余故推其意而敘之。旣以救頽爲唐詩之病。亦以告天下之貌爲宋元詩者也。

列朝詩集

列朝詩集八十一卷分爲乾甲前甲乙丙丁閏七集虞

宗伯

撰乾集上卷高皇帝至神宗諸帝

御製乾集下卷蜀獻王至益莊王諸王睿製甲前集十

一卷元末明初諸人詩甲集二十二卷洪武建文時諸

人詩乙集八卷永樂至天順時諸人詩丙集十六卷成

化弘治正德時諸人詩丁集十六卷嘉靖至崇禎時諸

人詩閏集六卷高僧道士名僧異人法侶及香奩宗室

內侍青衣傭書無名氏集句神鬼外夷詩每人各有小

傳最爲該洽其自序云毛子子晉刻列朝詩集成余撫

之慨然而歎毛子問曰夫子何歎余曰有歎乎余之歎

蓋歎孟陽也。曰：夫子何歎乎孟陽也？曰：錄詩何始乎？自孟陽之讀中州集始也。孟陽之言曰：元氏之集詩以詩係人，以人係事，中州之詩亦金源之史也。吾將倣而爲之。吾以採詩，予以庀史，不亦可乎？山居多暇，撰次國朝詩集，凡三十家，未幾罷去。此天啟初年事也。越二十餘年而丁開寶之難，海宇版蕩，載籍放失，瀕死頌係，復有事於斯集。託始於丙戌，徹簡於己丑，乃以其間論次昭代之文章，蒐討朝家之史乘，州次部居，發凡起例，頭白汗青，庶幾有日。庚寅陽月，融風爲災，插架盈箱，蕩爲煨燼。此集先付殺青，幸免於秦火，漢灰之餘，於乎怖矣。追惟始事，宛如積劫，奇文共賞，疑義相析，哲人其萎，流風

迢然。惜孟陽之草創斯集而不獲丹黃甲乙，奮筆以潰於成也。翟泉鵝出天津，鵲啼海錄，谷音咎徵，先告恨余之不前死。從孟陽於九京，而猥以殘魂餘氣，應野史亭之讖也。哭泣之不可，歎於何有？故曰：予之歎歎孟陽也。曰：元氏之集自甲訖癸，今止於丁者，何居？曰：癸歸也。於卦爲歸藏，時爲冬令，月在癸曰極，丁壯成實也。歲曰彊圉，萬物盛於丙，成於丁，茂於戊，於時爲朱明，四十強盛之年也。金鏡未墜，珠囊重理，鴻朗莊嚴，富有日新，天地之心聲，文之運也。然則何以言集而不言選？曰：備典故，采風謠，汰冗長，訪幽仄，鋪陳皇明，發揮才調，愚竊有志焉。討論風雅，別裁僞體，有孟陽之緒言在，非吾所敢

任也。請以俟世之作者。孟陽名嘉燧。新安程氏。僑居嘉定。其詩錄丁集中。余虞山蒙叟錢謙益也。集之告成。在玄默執徐之歲。而序作於元月十三日。

輔按是集推排王李。并不錄宗王李諸人。故宋轅文徵輿極醜詆之。謂小傳皆勦襲婁東王氏緒餘。然公論不可泯沒。蚍蜉撼樹亦何益哉。

甬上耆舊詩三十卷

鄞縣李鄞嗣杲堂叙傳胡文學道南輯選并梓

李杲堂序曰。君子所居鄉。則其鄉之文獻俱得傳。余嘗覽藝文總錄。史部所載。如襄陽耆舊記。東城父老傳。臨川名士傳。錦里耆舊傳。閩中名士傳。俱傳其鄉之人也。集部所載。如蘇州名賢咏。錢唐詩。江西宗派詩。浙東酬唱集。鄞江集。會稽掇英集。俱傳其鄉之詩也。是各舉文獻之一。遂得藏諸東觀。為史官所錄。至元遺山撰中州集。以史為綱。以詩為目。始合文獻為一書。使學者於鄉國古人。誦其詩。已知其人。與世開卷。並陳此誠著述家盛事也。即以吾鄉言之。若所載鄞江集九卷。今里中久

失傳。未知所錄何人詩。間嘗歷溯古今。蓋吾鄉本越文大夫之里也。越王五年之行大夫賦詩祖道。悲感上皇。秦博士黃公避世採芝。歌聲出深谷。吾鄉詩派其發源甚古。唐秘監賀先生詩於本朝爲最貴。及歸老四明吟嘯鹿亭樊榭間。今所傳詩一卷。還鄉後唯存二絕句。宋時吾鄉士族爲極盛。中進士凡六百九人。位至執政十八人。擅詩名者甚多。今其集得傳。惟樓宣獻公一人。張武子稱爲過江詩祖。與魏文節公同居小溪山中。日相唱酬。兩家集並不存。王深寧先生集至百卷。僅見其哭表進士一首。鄭榮陽詩學三世。其四明文獻錄所載詩亦僅數家。可見宋人詩在當時遂已散佚。俱闕於采錄。

之罪也。至洪建以來。甬上詩道復興。其後高士宋弘之取里中詩人二十家。爲四明雅集。參議南江戴公續爲六十家。大司馬東沙張公廣爲一百二十家。更名曰四明風雅。自謂於先輩無遺詩。然如黃南山鄭榮陽謝庭蘭諸家。俱國初名手。其遺集至今始出。而彼時翻未見。楊文懿張文定諸大老詩。如燕許張白齋陸在溪二先生。並詩家宗匠。而與諸公漫收不別眉目。佳處未得十之二。自後甬上詩日盛。啓禎間楊陸諸君。選甬東詩括網羅至四百餘人。然洪建以後名臣若薛司稅敬鄭教授本忠周翰林翰而下三十餘家。其詩尚得傳。而集中盡失載。夫以諸先生畱心文獻。一時風雅藉其采拾而

尚漏失若此。況此後作者篇什過多。余乃喟然歎曰。宋以前詩不傳。此非今日之罪也。成弘以前詩傳而不盡。傳尚可采補。正嘉以後詩不能刪繁領要。搜隱獲奇。恐終至於湮沒。此皆余今日之罪也。因與友人胡道南先生謀。以余所撰甬上耆舊傳爲本。凡先賢士大夫名章軼草。有傳有不傳。以至卑門處士。蟲鼠篇極耳目所至。無不走訪。既得畢集於前。始叙其世次。定其品目。考其支派。分承壇坫。相嬗本於班固人表之上中。參以鍾嶸詩品之高下。使各從所類。其中固有人與文並擅。鼎呂之重。亦有有德之言。因人而喜得其詩。亦有遺草足傳。因詩而得存其人。以文以獻。有善盡揚。然後一鄉之

論始定。使學者敬其桑梓。重於楷模。而諸先生之人文。遂得傳百世而不泯矣。集成凡得選家四百三十人。詩三千有奇。爲四十卷。其間名將之詩亦得十二家。此一奇也。閩秀詩女從其父。婦從其夫。母從其子。此一奇也。方外有十高僧。三支二老。此亦一奇也。葛邏乃賢本回鶻部人。來居鄞先生之里。其詩遂稱江南一絕。此更一奇也。初道南先生既與予相論定。遂以前三十卷先梓付梓。人工甫及半。而道南云亡。未及覩其書之成。其子德邁。年少善讀書。以爲先公之業不可中廢也。遂梓成前三十卷行世。俱有功於文獻。應得書。康熙十四年長至日。

胡道南序曰。余初見一詞時詞家方錄其鄉先輩詩。率先換一徵啓。布諸郡中。凡名薦紳先生。與山人詞客。宿有詩名。及他右族子孫。俱取其先人行世名集。以副所請。填塞几席。選家坐取諸集。錄其擅名詩。及後人方貴盛者。並爲冠冕。至於卑門逸響。非世所稱。子孫出其遺草。與錄附一二。輒有德色。但畧去取間。遂哀然大集矣。至問其集中諸公。風格高下。與詩學源本。闢草萊者幾人。主壇墀者。相羽翼者。幾人。選者。讀者。俱茫然不知也。余與吾友杲堂。爲此選。則不然。先以杲堂所撰。甬上耆舊傳爲本。因人而求其詩。凡名公全集。行世已久。不煩更徵。但詢其考老去詩篇。集外未傳之作。亦有巨公宿

老。淡於得名。其遺集尚藏於家。不輕示人。當造門請錄。至里中藏書家集部中。常有先賢寫本。未行世者。當簡其書目。即與借鈔。他舊家族譜所收詩文。每有可采。亦須造觀。以至山房村舍。名手畱題。爲梵僧田叟所得。及殘章軼簡。偶落人間。肯出一編。受同壁駟。遂以次編輯。上沂越文大夫種。漢大里黃公。唐秘監賀先生。知章。宋叅政樓宣獻公。鑰元學士。袁文清公。輔桷。世有先民。爲風雅發源。所謂高曾之規矩也。自後倡雅郡中。薦紳如觀察黃先生。潤玉。廉使謝先生。瑾。兵部洪先生。常。諸名家布衣。如至孝李先生。本。宋弘之。倪味易。李櫟。軒。諸先生。並掃除蕪穢。詩徑始開。一時名公卿相望。若宗伯楊

文懿公守陳太宰楊公守陞少保屠簡肅公僑大司馬
張文定公邦奇九先生俱碩德上公身握文柄及諸薦
紳繼起前後三十餘家相鼓吹大雅而櫟社長沈先生
明臣自草野崛起與大司馬張先生時徹對主壇坫同
時有呂中甫時楊伯翼承鯤諸先生二十餘家布衣風
格並起冠時於是吾鄉之詩金石發聲遂稱盛至於闡
揚幽隱若叅政張先生琦方伯陸先生銓身後辦香奉
爲二老而周太史翰陳太守本深張侍御昂吳學士惠
諸公三十餘家俱自二百年後搜其遺草始登作者之
堂至布衣則如胡百藥吳鼓和諸先生里中漸不識其
名氏鬼神護惜使餘音不墜至今日而始出卒然得讀

如從架上發徐山陰詩市中覓白雲先生遺句驚拜狂
呼涕泗橫下其精響亦從紙上相答而余復與杲堂重
相論定爲諸先生叙次或專設一牀或迎同上坐或龍
門故老復與相從或蘭上諸賢使其重集或引爲一雙
或使相左右至其位置既定而支派遂分人風亦辨此
邦文獻庶藉此信傳矣書成凡四十卷今取前三十卷
爲叙先登棗梨其餘以次行世然余與杲堂更有望焉
此書既出得傳諸名山大郡當有倣其凡例亦相采輯
必舉甬上爲發端使郡國所在文獻並徵是誠有望於
著述家者矣康熙十三年春孟

胡德邁曰先侍御道南府君與杲堂李先生束髮同研

席李先生少治詩古文詞每有所撰述與先君共相討論俱有盛名至其後而出處不同先君以進士起家出佐郡召入爲諫臺而李先生益杜門著書不出及先君以內擢休沐里門始得重過李先生草堂叙平生歡時先君以歷官所著叙論疏草及他詩文屬李先生論定將付梓人適李先生方換吾鄉耆舊傳并錄其遺詩手藁填席先君見而喟然曰虞雍公有言使里中文獻無傳後生之責也今杲堂此書叙吾鄉千餘年人物嘉行遺編爛然復出可謂有功文獻矣先君因盡取家所藏先輩逸集及他所散見益補其未備李先生遂專事叙傳而以緝選屬先君共商酌去取大畧於諸名家集盛

傳當世者錄之頗嚴而於藏集未行者及行世而名未顯者每力爲表章意在探奇表異務使不遺先君因有杲堂記事二詩其一章曰誰向生前識子期要從隔世叙相思愛奇肯負驚人句嗜苦偏尋走瓮詞殫蟻飽魚深可惜鏤金題玉轉無奇昔賢畱得靈光在踏斷荒崖拾得時其二章曰百年寂寂少心知剩骨蒼茫有所思碧落也須傳好句黃墟恨不答前詩殫石髓當逢異劇遍芝苗定獲奇某在千秋應一遇可知飯顆見君時讀二詩仰見先君與李先生采錄苦心發先民之潛輝亦云至矣時所錄詩四十卷先君遂取前三十卷先授梓其後十卷及方外耆舊詩甬上詩話卽續成復錄

耆舊文集方同采輯俱相期以次傳世。會李先生序先君詩集。遂盛推先君表揚風雅。上接東沙張大司馬風流前輩。槃盂藉以不墜。不意功甫及半。而先君謝世。刻事亦中輟。痛哉痛哉。邁在喪次。逾年。伏念此書係里中文獻甚重。且先君遺志不敢中廢。因復鳩功。刻成前三十卷。俱先君所授草也。云云。康熙丙辰孟春。不孝男德邁謹述。

善懷詩選

松陵徐崧芝全汪周士汪晉賢選輯王玠右序曰古者諸侯同姓之女。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大夫之家。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所謂言者。非欲其應對便給也。詩與文皆謂之言。使之操筆爲文。以明志尚。諷詠成詩。以和情性情。皆言教也。所謂功者。蠶績織紉之外。披覽編籍。使知前古佳言懿行。婦人得失。餘力學文。皆功也。今之爲父兄者。皆云女子不須作博士。故束書不教。雖有毛嫵之美。夜來之巧。皆目不識一丁。卽有能詩文者。處妯娌姑姊之間。無可措語。偶談及書史。諸多女多怪而遠之。如操琴入村市。無一人肯坐聽者。其

人亦自沮喪無顏色。故嘗不肯多作。作亦不肯示人。以故流傳益少。流傳少而僞者出矣。徐嵩芝汪周士汪晉賢三子。當世名流。鼓吹風雅。彙閨閣詩而登下之名。曰善懷集。經營二年。猶未竣事。人或疑焉。三子曰。但欲求詩。吳楚之間。却車而載耳。余三人務擇其真者。是以難。余曰。然。余向不輕述閨閣詩。以此故也。自非耳目所親聞見。不敢告人。往在丹邱。與馮子人善。升堂拜其祖母。其祖母幼而善詩。和仲兄登黃鶴樓詩云。高閣不知經幾變。長江聞道只如初。父兄奇之。曰。此貞女也。後果以節著。年八十。旌於朝。余求其全集。攜至吳中。兵燹毀之。至今爲恨。華亭彭燕又生先生女。字少君。詩篇弘富。

諸媛苦心。蕩爲荒烟蔓草。飲恨重泉。恐來鬼責。此三子之采擇詳慎。爲不愧天人也。吾故曰松陵善懷集。勝於竟陵詩歸也。

○明詩別裁集十卷

皇朝長洲沈德潛確士選序曰宋詩近腐元詩近纖明詩其復古也而二百七十餘年中又有外降盛衰之別嘗取有明一代詩論之洪武之初劉伯溫之高格並以高季迪袁景文諸人各逞才情連鑣並軫然猶存元紀之風風未極隆時之正軌永樂以還體崇臺閣翫散不振弘正之間獻吉仲默力追雅音庭實昌穀左右駢斬古風未墜餘如楊用修之才華薛君采之雅正高子業之冲淡俱稱斐然于鱗元美益似茂秦接踵曩哲雖其間規格有餘未能變化識者咎其鈔自得之趣焉然取其菁英彬彬乎大雅之章也自是而後正聲漸遠繁響

競作。公安袁氏。竟陵鍾氏。譚氏。比之自鄒無譏。蓋詩教衰而國祚亦為之移矣。此升降盛衰之大略也。編明詩者。陳卧子皇明詩選。正德以前。殊能持擇。嘉靖以下。形體徒存。錢受之列朝詩選。於青邱茶陵外。若北地信陽。濟南婁東。慨為指虎。且藏其所長。錄其所短。以資排擊。而於二百七十餘年中。獨推程孟陽一人。而孟陽之詩。織詞浮語。祇堪爭勝於陳仲醇諸家。此猶含丹砂而琢溲勃。貴箏琶而賤清琴。不必大匠國工。始知其誣妄也。國朝朱錫豐明詩綜。所收三千四百餘家。泥門戶之見。存是非之公。比之受之。用心判別。然備一代之掌故。匪示六義之指歸。良楷正閏。雜出錯陳。學者將問道以親。

風雅。其何道之由。余與周子欽萊。夙有同心。慨焉決擇。合羣公選本。暨前賢名藁。別而裁之。於洪永之詩。刪其輕靡。於弘正嘉隆之詩。汰其形侶。萬歷天啓以下。遂寥寥焉。而勝國遺老。廣為搜羅。比宋逸民谷音之選。得託十卷。凡七百八十餘篇。皆深造渾厚。和平淵雅。合於言志。永言之旨。而雷同公襲。浮艷淫靡。凡無當於美刺者。屏焉。有明之詩。誠見其陵宋躐元。而上追前古也。至楊廉夫倪元鎮諸公。歸諸元人。錢受之吳駿公輩。歸諸國朝人。編詩之中。微具國史之義。其他前後七子。或存或刪。理學諸子。古文名家。與夫黨錮殉國諸賢。有及有不及。因詩存人。不因人存詩也。寡聞罕見。挂漏良多。尚

期博雅君子竅啓未逮

全唐詩錄一百卷

皇朝德清徐倬方虎選輯進呈

聖祖仁皇帝御製序曰在昔詩教之興本性情之微導中和之旨所以感人心而美謠俗被金石而格神祇故大舜以教胄子樂正以造俊秀蓋自二帝三王之世固已然矣文武成康之際王澤洽頌聲作洋洋乎洵足以繼薰風之操並卿雲之奏也自時厥後作者彌繁孔子從而刪定之使六義彰明一經燦列錄其忠厚悱惻之辭以寓諷諭戒勉之意天道人事胥於是乎具焉漢魏以還尤多新製體例雖更前徽未邈至陳隋之末稍凌替矣唐之太宗致治幾於三代之隆躬自撰著一時文

人才士將相名臣咏吟遞發藻采繽紛踵襲雅騷之迹
光昭正始之音而歌行律絕獨創兼能自遐古以來未
嘗有也爰及盛唐逮乎中晚或與運會爲高下而凡緣
時託志觸物攄懷形諸翰簡者皆卓然成一家之言弗
可廢也朕萬幾餘閑迴環覽詠尋其指歸晰其正變而
三百年升降得失之故亦因以可考焉於是論世觀人
即其章句攬其菁英勒爲成書置諸几席每勤披閱加
以精研迄於今已歷有年所矣頃以視河南巡至於江
浙見比閭士庶有吹豳擊壤之風獻詩頌者絡繹於途
雖其工拙淺深各極其不齊之致而衢謳巷舞儼然省
方之所採列國之所陳亦可見人情之愛戴而先王以

詩爲教之義濡染而蒸陶之者所關甚鉅也翰林侍讀
徐倬以全唐詩錄進展卷而讀之與朕平時品第者蓋
有合焉嘉其老年好學遷秩禮部侍郎以爲天下學者
之勸乃取茲集親爲鑒定賜以帑金即命校刊俾誦習
者由全唐之詩沿波討瀾以上溯夫汾泗之傳而游泳
乎唐虞載齋齋之盛其於化理人心將大有裨益也矣是
爲序以弁其端云康熙四十五年三月初七日
倬進呈序曰臣聞聖人立教首在五經王者采風端於
四始興觀羣怨各宣性命之精微咏歎謳吟並暢皇王
之風旨三百篇而後厥有離騷十九首而還競承體緒
自建安以至正始不乏新聲由太康而迄永明時多雅

奏從此齊梁並轡。因之南北分鑣。沆瀣醍醐。合來成味。鯨魚翡翠。分各爭妍。然已有宮體之嗤。未足當大雅之列也。迨夫陳隋既替。李唐代興。作者雲蒸。詞人蔚起。上而君相。既含英而咀華。下逮林泉。復春金而夏玉。其間為大家名家。風調雖殊。而菁華不異。號神品。號逸品。性靈互出。而精神則同。允稱一代之鉅觀。亦是千秋之傑構。故學詩者之必宗唐律。亦猶采玉者之必入於西昆也。時逢屬車親承。天語謂草堂茅屋之下。必有篇章。白頭黃髮之年。詎無撰述。但呈御覽。不論何書。臣當稽首謝恩而退。伏思臣實庸愚。兼之衰朽。鑿井耕田之暇。固久廢夫丹黃。吹幽擊壤之餘。間畱心於甲乙。

竊念詩之為教。誠可鼓吹休明。而唐之為詩。洵足追攀騷雅。藏之文苑。刪削繁多。列在藝林。參稽不一。河嶽英靈之集。撰自殷璠。中興間氣之書。成於仲武。瀛奎國秀。各有其名。弘秀香奩。並標其目。然而篋中有集。止采古風。才調名編。單收近製。文粹徒依蕭選。荆公未審唐音。高廷禮之品彙。博而未該。李攀龍之詩選。嚴而傷隘。他如詩紀。詩所之弘收。未及元和之後。丁籤。戍籤之廣輯。尚遲開寶以前。縱有殘編。終非全璧。臣謹起自武德貞觀。迄於天復天祐。歷年遞降。不沿初盛。中晚之名。原集少刪。悉存律絕。古排之體。諸家自為詮次。衆體不以類分。庶幾觀海者。不僅一涯。登山者。匪徒拳石。更復旁稽。

前史敘其爵里之所由博採舊文論其體裁之大槩敘
爲百卷約有四百餘家但惜搜羅未廣故佚居多識見
無憑牴牾不少不過身居煙水聊勤抄撮之工運值昇
平自適于喁之樂雖風雲月露非人間未有之書而金
石匏簫或亦天上必聞之響矣

又表曰翰林院侍讀臣徐倬奏爲恭進全唐詩錄事康
熙四十二年二月臣倬率臣子翰林院侍讀學士臣徐
元正恭送鑾輿伏蒙皇上垂問臣何所著作不妨
呈進臣伏思淺學菲才何敢妄言著作謹錄臣所輯全
唐詩錄百卷裝成二十四冊須呈進者臣誠惶誠恐稽
首頓首上言伏以卿雲三頌肇開樂府之先薰風載歌

實爲聲詩之始蓋樂原心術詩本性情篇章三百要旨
一言天道備於上人事浹於下皆溫柔敦厚之餘達之
於邦國用之於鄉人徵安樂和平之應故能節諧九奏
化動八風道與政通學由詩教自漢魏以上猶知原本
風騷洎陳隋而還不過矜誇纖偶雖有足道終屬非經
爰及有唐漸能復古初猶沿六朝餘習嗣獨追四始元
音初盛中晚如序有四時而統由一氣歌行律絕猶途
分岐轍而究竟同歸景鐘大鏞自屬開元巨手陽阿激
楚更傳大歷宗風拗體瘦辭亦是變風變雅之例長篇
隻句總出一唱三歎之餘故引端則累若貫珠疊陳則
合成拱璧中宮應徵真可叶夫笙琴譎諫微言直是根

於忠孝。抒情喻志。字字逼真。指事造形。行行在目。曰才。曰學。曰識。此中亦有三長。爲興爲比爲賦。言下直追六義。唐文愈變愈上。詩亦如之。宋人亦步亦趨。風斯微矣。然而西江尚傳一派。半山猶輯百家。勉振餘波。難爲綺麗。漫留餘響。邈若簫韶。金元間有名家。近代頗多作者。欲求其盛。終莫與京。臣質本庸愚。老加憤眊。編蒲輯柳。徒虛費夫。居諸佩實。銜華益自慚。其荒落未窺半豹。寧解全牛。偶自蒼爲成書。詎有當於清問。茲者恭遇皇帝陛下。德配堯文。功恢禹迹。仰觀俯察。天地合其彌綸。光被協和。日月同其照臨。金聲玉振。集列聖之大成。蒼籙丹書。啓百王之心法。甲夜視事。乙夜觀書。咸欽。

聖不自聖。左史記動。右史記言。備知新又日新。鳳藻高懸。遍頌河岳。龍章寵錫。下逮臣鄰。臣身在田間。心依黼座。間徵往集。彙選名篇。祇因未奉宸裁。不敢輕爲問世。適際省方之期。敬附陳詩之義。詎云稽古竊比抄書。兼目鈍莫辨魯魚。顧家貧未登梨棗。繕寫則鳩之子。姓磨對則托付生徒。其中或間有差謫。或罔知忌諱。或字屬塗鴉。或紙慙素蠶。總因草澤之中。未諳秘書之式。伏祈宥其昏耄。賜以包涵。實仰文思之聖人。永定中和之樂主。加恩海納。欣荷天明云云。

近光集二十八卷

近光餘集

皇朝長洲汪士鋐文升選輯序曰。鋐自少學于鈍翁先生之門。窺窺文章旨趣。及弱冠來京師。繼遊於四方。與賢士大夫交。益得博聞緒論。歲甲戌。從弟俠入翰林。屬余裒集古詩文字。以備館閣之體。於應制之作。則有玉堂金鑰之選。於言情之什。則有陶冶性靈之選。於四六。則有文苑麗則之選。皆取其高華典雅。清新俊逸之詞。玩而習之。以適於用。嗣是南北行篋。輒攜以從。歲癸未。以先人遺事。躑躅岷山。洮水間。夜渡渭河。從者不戒。裝囊皆入渭水中。時嚴冬。冰雪。馬瘠僕痛。不復返顧而去。三數年來。時時往來於胸。昨者謬廁禁庭。復與編纂

之末。從容研席。因得復理舊業。於歷代名人之詩。重加點勘。勒成二十八卷。其體雖不皆應制。然鴻篇大作。闕乎館閣者。十居八九。而單詞警句。亦間為摘錄。名之曰近光集。庶幾覽者。知余以不才之身。叨蒙聖訓。得勉力於文詞者。皆聖天子涵濡養育之恩也。

又序近光餘集曰。余既撰錄近光集若干卷。大抵懽愉之音居多。而愁苦之言頗少。然江湖廊廟。兼者為難。古人山林放逸。羈愁勞苦。凡有所觸。一寓於詩。其音淒以切矣。比杜門却掃。因取昔賢名集。朝夕諷詠。更釐為十二門。名曰近光餘集。以補前書所未備。雖立意略殊。而風調不異。學者固可以類求也。

御選歷代詩餘一百二十卷

聖祖仁皇帝御製序曰。詩餘之作。蓋自昔樂府之遺音。而後人之審聲選調。所由以緣起也。而要皆昉於詩。則其本末源流之故。有可言者。古帝舜之命夔典樂。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可見唐虞時。卽有詩。而詩必諧於聲。是近代倚聲之詞。其理固已寓焉。降而殷周。孔子刪而為三百五篇。樂正而雅頌得所。考其時。郊廟明堂。升歌宴饗。以及鄉飲報賽。莫不有詩。以叶於笙簫琴瑟之間。自詩變為騷。騷衍為賦。雖旨兼出乎六義。而聲弗拘於八音。至漢而郊祀房中。鏡歌鼓吹。琴曲雜詩。皆領於樂官。於是始有樂府名。迄於六代。操觚之家。按

調屬題。徵辭赴節。日趨婉麗。以導宮商。唐興古詩而外。創爲近體。而五七言絕句。或傳於伶人。顧他詩不盡協於樂部。其間如李白之清平調。憶秦娥。菩薩蠻。劉禹錫之浪淘沙。竹枝詞。洎溫庭筠。韋莊之徒。相繼有作。而新聲迭出。時皆被諸管弦。是詩之流而爲詞。已權輿於唐矣。宋初其風漸廣。至周邦彥。領大晟樂府。比切聲調。篇目頗繁。柳永復增置之。詞遂有專家。一時綺製。可謂極盛。雖體殊樂府。而句櫛字比。廉肉節奏。不爽寸黍。其於古者依永和聲之道。洵有合也。然則詞亦何可廢歟。朕萬幾清暇。博綜典籍。於經史諸書。有闡政教。而裨益身心者。良已纂輯無遺。因流覽風雅。廣識名物。欲極賦學。

之全。而有賦彙。欲萃詩學之富。而有全唐詩刊本。宋金元明四代詩選。更以詞者。繼響夫詩者也。乃命詞臣。輯其風華典麗。悉歸於正者。爲若干卷。而朕親裁定焉。夫詩之揚厲功德。鋪陳政事。固無論矣。至於桑中蔓草。諸什。而孔子以一言蔽之。曰思無邪。蓋蕙苴可以比賢者。嚶鳴可以喻友生。苟讀其詞。而引伸之。觸類之。範其軼志。砥厥貞心。則是編之含英咀華。敲金戛玉者。何在不可以思無邪之一言該之也。若夫一唱三歎。譜入絲竹。清濁高下。無相奪倫。殆宇宙之元音具是。推此而沿流討源。由詞以溯之詩。由詩以溯之樂。卽蕭韶九成。其亦不外於本人心。以求自然之聲也。夫康熙四十六年七

月十二日

編纂官翰林院侍讀學士沈辰垣司經局洗馬王奕清編脩閻錫爵余正健以字數多寡分卷不分小令中調長調卷一至一百自十六字至二百四十字共一千五百四十調詞九千零九首卷一百一至一百十詞人姓氏卷一百十一至一百二十詞話自唐迄明共詞人九百五十七人詞話七百六十三則

古今賦會評注

文德翼序畧曰桐城陳默公先生著書連屋凡二十種中有古今賦會評注計一千三百三十篇明以後續入者尚未列目焉公寓書稱賦乃分類創編思盡括古今之勝俾天壤間人物悉以韻語刻畫而出無復遁情子雲稱熟千賦自能作賦則知西京以前賦已不可勝會登高可爲大夫之才何代蔑有今之一千三百餘篇猶存乎見少也余竊謂文惟一致而賦濬二源一則荀卿賦雲之類所謂友風而子雨大抵根於理爲多也一則宋玉賦風之類所謂雌庶而雄王大抵根於情爲多也毋論理中有情情中有理合之則雙美離之則兩傷而

賦之沈潛於騷。騷之不河漢於三百一也。古人又謂有賦之辭。不如賦之心。辭之麗而淫。不如辭之麗而則。是乃淫蕩乎情。則止乎理。心乃情理之準也。子雲能情理之準。美厥靈根。雖耄期作焉可矣。亦奚悔夫壯夫不為哉。以默公之學之富。已括盡古今之勝矣。更欲韻語刻畫人物人之不同。有如其面。號物之數也。萬氤氳動植。禹鼎不能盡繪。農艸不能盡嘗。周公勾股不能盡量。度而賦者。欲使之無遁情。得無漏萬掛一。然已等身充棟於此矣。余不能望其涯涘焉。

昌黎先詩集注十一卷

皇朝長洲顧嗣立使君剛補自序曰。余于詩雅宗仰昌黎先生。而論先生詩者。或有以文為詩之誚。至其直斥為不工。蓋其論始于陳后山。自宋迄明。更相附和。而先生之詩。幾為其文所掩。而不能自伸。余竊怪說者不深考其源流。而妄為此呶呶也。夫詩自李杜勃興。而格律大變。後人祖述。各得其性之所近。以自名家。獨先生能盡啓祕鑰。優入其域。非餘子可及。顧其筆力放恣。橫從神奇。變幻讀書。不能窺究其所從來。此異論所以繁興。而不自知其非也。余覃精既久。欲奉其詩集單行于世。以掃除異論。而考諸箋註諸家。或詳略失宜。且多所舛。

誤。夫考核之不審。又烏從扶其用意所存而討論其源流。不揣固陋。妄加校定。更閱數歲。至今春。迺獲成書。遂刻諸家塾。以質諸世之君子。時康熙三十有八年。凡例云。昌黎先生全集。箋註家向傳有洪興祖年譜辨證。樊汝霖譜註。孫汝聽韓醇劉崧全解。祝充音義。蔡元定補注。宋慶元間。魏仲舉哀而集之。名曰五百家注。至寶慶三年。王伯大留畊氏更定音釋一書。集諸家之善。參以方崧卿舉正增攷年譜。及朱子校本考異。刊于南劍官舍。是書一出。而魏注遂廢。後復有某氏者。仿朱子離騷集注例。悉削去諸家姓氏。彙輯羣說。自為一書。其所增益頗多。即今所傳明季東雅堂徐氏翻刻本也。既

其詞氣。大約出自朱門弟子之手。而其不傳。良可惋惜。余是刻。擇諸家箋註。復參以臆見所得。其時事則考諸新舊二唐書。舊本存者。約計十之四五云。公詩用事宏博。然皆以經史傳注為主。或旁採註列。苟揚諸子。故凡釋典道藏。稗官小說。諸書。概不敢誇多闡靡。闌入注中也。舊注所引。有書可據。則不復詳姓氏。其或各抒新見。闡揚詩意。仍照留畊王氏刻本。各注某字于上。至東雅堂所見。則用□云以別之。朱子考異一書。辨證精確。其有意義兩通者。則每句下注曰一本作某字。其顯然差謬者。則注曰非是。今全文仍遵考異。而注一作某字于每字下。其果非是者。竟為刪去。是集音釋。向

有新安張敦頤音辨留畊王氏為之增定最稱詳備但舊本注于每句下今依朱子詩傳例即注于每字下欲學者便于成誦爾諸家舊注不無舛錯如薦士詩王伯大誤以貞元十一年為鄭餘慶尹河南日遊青龍寺詩云何人有酒身無事韓醇不知是用史記陳軫傳而引後漢書孔文舉語贈劉師服詩云虞翻十三比豈少遂自惋恨形于書方崧卿不知出自吳書而以吳志翻上書有臣年耳順髮白齒落之語為疑病中贈也張十八詩云龍文百斛鼎孫汝聽不知出自班孟堅寶鼎詩而漫引史秦武王與孟詵舉龍文之鼎此其譌謬更甚略舉一二可以例其餘也隴西李漢編定公全集共四

十卷首列詩集十卷得古詩二百十首詩聯句十一首律詩一百六十首今序次悉仍其舊復採入外集詩五首遺詩十六首更于文集中如鄆州谿堂詩送張道士送鄭十校理送汴州監軍俱文珍石鼎聯句諸作合為一卷總附于後公生平事略悉寓篇章今特參攷新舊唐書本傳增訂洪氏方氏年譜各為一卷列諸卷首讀者按其歲月稽其出處可也舊注所載古今詩話皆足發明詩旨茲更採集宋元以來名公評語悉附于本詩之後其或議論不同則竊以臆見折衷之毋取曲意雷同也近代名家如崑山顧炎武寧人長洲金君敬穀似俞場犀月諸公其遺書緒論有裨是集者皆為採

入而晨夕商榷互相校勘則有吳庭楨山掄劉石齡介
于汪份武曹汪鈞右衛張大受日容吳士玉荆山家兄
嗣協迂客而郵筒往來助余不逮則德清胡渭岍明吳
江吳兆宜興海寧查嗣琛德尹崑山徐昂發大臨與有
力焉。

西臺痛哭記注

冬青引注

明餘姚黃宗羲太冲著其序曰崇禎戊寅歲讀西臺慟
哭記其中多忌諱隱語信筆注釋猶未見張孟兼注也
已而見之所云甲乙若丙之人都無確據因為辨証豈
知是後七年而所遇之境地一如臯羽乎則此注不可
不謂之識也 又曰余曾注謝臯羽西臺慟哭記以未
得見張孟兼注為恨曹叔則出其注示之則頗疏誕余
之注若未可驟廢也其注冬青引亦然水閣雨餘因憶
舊間為之重注非欲以蓋前人也余與孟兼所遇之時
不同孟兼之去臯羽遠而余之去臯羽近臯羽之言余
固易知也

西灣詩話一卷

文德翼序曰乙酉余自金陵歸臥青盆山九江兵陷爰
大僑居西灣兩人幸不死然時以起義傾余日夜數十
起命如遊絲縋烈風中不暇自惜丙戌爰大從西灣還
豫章讒慝者以爲余之間謀縛而欲寸磔之適偵者旁
午山中無左驗爰大得不死時諸君子憐其才顧反用
之爲學博余亦間道沛湖省相國力勸之就嗟惜久之
曰伯仁由我將如之何嗚呼已事誠急哉今與爰大間
坐出居西灣時詩話訂之鄭所南所風河梁朋友顧有
此邪詩話昉於趙宋然時紆餘故能氣運韻生動今爰
大涉大難蹈重險談笑如平生掩卷以讀如不論其世

莫不以邸第風雅林臯間遶欲尋一窮愁驚畏之態了
不可得。汪汪千頃。余反怖之。嗚呼。詩何足話。後代謂余
兩爲人。爲何如人哉。

詩辯坻四卷

皇朝錢塘毛先舒雅黃著。同郡陸圻景宣序曰。毛子之
辯詩也。將廣詩于天下也。曷爲廣之。將廣詩之治于天
下也。蓋詩以言志。志有疆域。則詩有規。萬旨有貞。淫則
曲。有倫。變善詩者能自澤于弦誦。又能引人于安雅。察
其升降。謹其流失。使天下之人皆自進于雍容夷愉。足
以宣德意。竭忠孝。即天下稱郅理焉。此毛子之志也。故
曰。將廣其治于天下也。然則辯詩者何昉乎。語有之。國
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辯之始也。下此則離
龍詩品。辯不一家。亦各引信神明。拊擊憐疾。褒斷抑損。
大抵可槩見焉。沿及近世。迪功談藝之錄。弇州卮言之

編明瑞詩藪之作莫不羅絡迥古近津梁來葉所謂有龍淵之利乃可議斷割擅淥水之節乃可辨鏗鏘者也予觀毛子天情標遠中抱排側有詩之質者也其學瀝液羣言馳騁百代每以詩自娛而世亦翕然以詩奉毛氏即今談詩之異同者亦折衷于毛氏乃毛子為詩長言之不足又極辯之卿雲八百而後舍人黃門以前靡不斟酌膏腴條列情品反覆窮詰淵然湊微洵詞家之具圃而風賦之都會也然其取辯于坻者何也昔子雲之目方言曰如鼠坻之與牛場也用則實五稼飽邦民不用遂為糞壤抵之于道茲毛子乃取義于坻殆莫必其傳耶抑詩有云如京如坻傳云有肉如坻竊以毛子

之學高則為陵大則為京將以顯盛之名進之何邦民之不飽而屑屑憂糞壤為矧今毛子之詩既家弦以詠詠而毛子之辯又戶說以眇論使天下之詩人昭晰而互進皆將雍容夷愉以宣德意而竭忠孝坐臻于郅理是則毛子廣詩之志已矣又何邦民之不飽而屑屑憂糞壤為也然則廣毛子之志于天下雖以為治于天下也何不可哉

說詩碎語二卷

皇清長洲沈德潛確士著序曰辛亥春讀書小白陽山之僧舍塵氣退避日在雲光嵐翠中几上有山不必開門見山也寺僧有叩作詩指者時適坐古松亂石間聞鳴鳥弄晴流泉赴壑天風送謾謾聲似唱似答謂僧曰此詩歌元聲爾我共得之乎僧相視而笑既復乞疏源流升降之故重卻其請每鐘殘鐙炮候有觸即書或準古賢或抽心緒時日既積紙墨遂多命曰碎語擬之試兒碎盤遇物襟陳略無詮次也然俱落語言文字迹矣

繩愚沈德潛題於聽松閣

杜詩說畧二卷

皇朝景陵盧震主一著婁水王揆序曰詩家自漢魏以降獨推少陵尊之者云諸之有杜猶文之有六經其說何歟蓋少陵以忠厚悱惻之心蘊經綸匡濟之學秦州播遷浣花僑寓東屯西閣雖不遇於時而忠君愛國之誠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誠爲詩學之傳燈上薄騷雅非大歷長慶所可等量而齊觀者也全集諸家向有箋註要皆不能闡其微旨近惟盧中丞說略一編力開宏奧原原本本周見洽聞中丞以景陵望族蒙世祖章皇帝特拔壬辰擢史館今上眷禮舊臣特以閣學出撫偏沅免荒糧豁逃丁疏至再四俱得報可吏畏民懷

至今尸祝長公舜徒。觀察三吳。守清才敏。吳人思之。茲以屏藩滇土。惠政清風。適如在吳時。毘陵管青村。榆以姚州牧。調師宗。赴京。陛見。方伯授是編。俾問序於予。將以付梓。予讀一再過。知名父子。非徒以政治顯。且以詩學傳也。今而後世之讀杜詩者。得是書以求作者之意。庶幾其無迷津之歎也。夫康熙乙未。

二十四則。今刻說安堂集中。

芭山先生文集二十四卷

皇朝宜春張自烈爾公著。江左俞王爵序曰。奪鬼神之機。與發天地之精英。兼善之功在一時。獨善之功在萬世。是蓋有天焉。而非以人已之見。與其間者也。嗚呼。天有定乎。無定乎。善言天者。不以人之天亂其思。易其守。而於己之天。植其本。濬其原。古聖賢遭時顛躓。究竟己之天。已亦不得而主之者矣。然惟其不得而主。所以己之權益力。而其主愈尊。孔子萬世師。管人謂孟氏之功。不在禹下。假令柄於魯。用於齊。東周願遂。平治功成。世固爲文武成康之世已。烏能刪定贊修。正人心。距楊墨。俾堯舜禹湯文周之道。續聞知之。統於勿替哉。嗚呼。厄

運使然乎抑亦斯文之幸也他若屈原之沈楚賈董之黜漢史遷之極形噫文之爲禍酷已所可悼者孔明抱匪躬之節而不嫺將畧前後出師表歿有餘榮其間姦雄篡竊崇虛蔑禮雖格調道逸焉用文爲士君子不幸而生盜僞之世若靖節文中者文未竟志是則可哀也已漢唐以來醕雜互見獨文公磨礱濯於榛莽中毅然舉孔氏之道揭日月而行中天觀其諫佛骨表宣諭王庭湊知勇俱備起衰濟溺旨哉斯言陸贄忠鯁之氣舒爲文采劉切詳贍惜遭暗主卒致播遷然是時淄青將士聞詔泣下文亦何負於國哉宋之老泉挾策走京師皇皇上天子宰相所著衡論權書振武整邊蓋憂宋室

之不競而西夏幽燕犄角將崩潰而莫可救譬厝火積薪之下洵不啻痛哭流涕言之而富歐韓范諸賢者亦未能因文而逆其意千古知洵文者惟某獨耳濂洛關閩之學接踵而興當時爲僞學後代有真儒嗚呼彼一時相斥爲僞學者伊何人哉孔聖不能辭知罪萬世自有真是非循流溯源猶今眎答孔之喪家孟之好辨漢宋之黨人之僞學羣起而驅之禁錮之刈艾之網盡之而後愉快者伊何人哉吾因是益重有感矣余讀宋史至靖康建炎諸遺蹟未嘗不廢書流涕存亡呼吸前車覆敗如宋以李伯紀之神謀碩畫而旋舉旋擯任一惟懦褊衷忌悍疎庸之張浚三倚長城予其如宋何如天

下何哉。余讀先生集，乃雜舉古今人物得失，以相衡較。齒殘固弗屑，其大者數則而已。以余觀先生，蓋自命爲知人論世者也。先生衡較古今人不少，阿讀先生自傳自祭自撰墓誌銘，噫！先生之心亦良苦矣。先生十科報罷，固曰有命，然言求合道，文期無疚於心，稍拂意，輒擲卷出闈，不返顧，寧失科名，毋爲倖售。憶是時科第震耳目，鑽穴狡營，從風而靡，致徑竇叢開，名節掃地，侮聖賢，叛君父，驕妻子，嚇鄉國者，肩摩轂屬也。其於人之賢不肖爲何如也。先生聲聞遍天下，掇一第如登天，不可謂非先生之不幸，然不幸而有，大幸者存其間。抑余所爲，甕吊先生而孑然，慶慰先生於地下者也。蠱之上九曰：

高尚遯之上九曰：肥遯，先生際蠱，微遯，其誰歸。先生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指畫天下事，條分縷析，然大廈將萌，一木非支，苟出而用世，欲求如陸敬輿、李伯紀之遭時奔竄，萬不可得。睢陽紹烈哉，而先生之以一第殉身，豈非以一第之幸而徼大不幸於天下後世。如詩人所謂維谷興悲者，非耶。噫！嘻！陸李之時可爲而不得爲，先生之時無可爲而一以靳其爲於前，一以堅其爲於後，若非斯文之若，或使尼陰移而默相之也哉。余故歷觀古聖賢之天，操得主不得主之說，以爲先生之文序。俾異日讀先生之文者，有所觀感焉。昔康熙丙寅臘月望日，寓冶城橐。

自序曰張子少介立長壯出交天下士後先論著盈篋
笥閒發視之大者關國家興除利病次則證據經傳折
衷諸家同異不阿又家世厄困罕藏書文亡所師法雖
諷諭幽憤恥爲世屈徃徃與古合故不忍輒淪棄甲申
避地葛川感時撫事嘗刪取舊文授梓梓未訖庚寅里
居方輯次篇簡綴爲完書自傷三十年間與道進退卒
顛濟至此空言何補哉一夕仰天怫悒舉凡未梓者悉
焚去存若干卷藏於家仍署芭山文集非自謂文足傳
亦猶仲尼曰文莫吾猶人也云爾且以見介立厄困如
予論著凋落志義益暑然歷危殆不稍變士可不自黽
哉雖然當時嗜予文者自搢紳迄四方同學諸子蓋衆

非必盡阿所好然知己僅十數人而止之十數人者或
齎志歿或逋竄饑斃數千萬里外與予生設不相見欲
如鄉者遊從宴笑日講求有用不可得安徃而與知己
遇哉是非俟諸後世可也

自撰墓誌銘曰烈氏張字爾公別號芭山祖諱化鵬負
才應童科不售早世考諱曰柱少孤隱德未仕烈介潔
恥墮俗萬曆辛丑五歲就外傳不與羣兒伍己酉年十
三執經侍仲思袁先生嗜古厭訓詁甲寅年十八遊邑
庠謂制義取科名不合道上下宋諸儒語錄復貫涉史
學務適用獲落不得志乙卯泊壬午十就闈試率報罷
天啓元年憤璫亂輯宦寺賢姦錄自爲序思伏闕風朝

廷紹述祖制書成未上崇禎四年如京師條例古今選
舉考課法萬餘言見者輒稱善是年夏上南雖受知大
司成姜公曰廣少司成謝公德溥吏部徐公石麟四方
從學者衆鑄琢誘教出入湖學屏聲樂卻餽遺論古今
人文不阿金沙周鍾者盜時名士爭景附烈獨棄其譎
致書寓規與鍾絕丙子赴友難入都門陰知時變歎曰
亂科目必廢盡歛生平制藝焚去天隱身著書戊寅袁
臨侯官武昌以書來言大中丞方公孔炤舉烈塞明詔
辭已卯寓金陵定著四書大全都人士合詞請國子丞
何公楷上大司成周公鳳翔咨禮部行世庚辰江右學
使者侯公嗣曾復請侍御徐公養心特題進呈疏上奉

旨增修辛巳大中丞史公可法辟召友人陳弘緒數勸
駕不就壬午冬繇金陵還里偕仲季刪定大全小註未
卒事癸未左師以援勦屠袁袁陷遭家多難權厝先人
暨仲弟不克葬甲戌正月朔四日扶母卜居瀨上客濤
濤督繼成亟烈烈于朝書幣至又辭三月孟夏抵金陵
謁姜公曰廣公謂留都合疏請東宮監國烈備陳芻議
姜公深然之舟反章江聞國變趨見友人楊廷麟相持
號慟移日迺別將之閩會崇關戒嚴退次信州家葛川
與季弟編輯成仁錄梓陶淵明集余冢宰古方略已又
增正頒行大全辯乙亥袁郡守廖公文英信倅樊公永
定以奉旨錢行大全辯請侍御周公燦續題進御友人

繼成曰。樞部懷慶元首榜。偽學張子名通衢。是疏入助。沸益薪禍。發必酷。戒烈避禍。毋著書。烈曰。禍豈可避哉。著書何罪。疏上奉俞旨。時黨獄方熾。發緹校。逮烈入陪。京不一月。陪京陷。烈因論次漢唐宋三朝本末。為黨戒錄。凡三卷。未幾閩陷。丁丑。烈感事。輯孔孟曾思已下。少孤者為孤史。授堉兒與生訣。出。已念母老不果。時堉甫六齡也。戊寅。奉母發葛川。還里。維舟章門三日。三見督師閣部姜公曰。廣。閣部曰。事蔑濟。我必死。國難。張子志忠孝。盍委質同死。此烈泣曰。從師死。分也。獨老母年八十。死必為聶政所笑。矢不死。猶死。上報二祖。列宗。下報吾師。敢辭。閣部太息曰。我未審若母在。各行其志。而

已。出昌啓朝七事。授烈曰。國是攸繫。子謹識之。

計迎立正糾泰

禁緝事持逆案防左鎮裁鎮將護總憲凡七篇

烈辭閣部還芑山。己丑。不幸先

母見背。痛哉。庚辰。粵潰。烈潛涕廢寢食。自為文朔望告天。祈死。杜口不復言時事。日著書如初。甲戌。後遭歷蓋如此。自傷良友。殂謝罕能誌。烈墓。因自撰誌銘。它不盡述。亦不忍述也。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自題墓石曰。明上書言事累徵不就。張某之墓。辭殺情惻。後世知罪弗恤也。悲夫。銘曰。日昃兮逢曠。道長兮析轡。衆樺兮誰勸。齎恨兮惟自。

是集俞王爵為之授梓首二卷。與古人書。蓋所見有異。同於古人者。因寓己志耳。尚有孤史六卷。經解四

卷史辨十卷史論四卷答問五卷語錄四卷理學辨
似錄六卷黨戒錄三卷未梓

○
鶴嶺山人詩集十六卷

皇朝黃岡王澤弘涓來著男材振編前三卷已刻在補
石倉詩選中後十三卷起丁巳迄庚辰皆未刻稿也
福清魏憲惟度序畧曰五古則鄴下彭澤也七古則浣
花徂徠也近體則絳州鹿門也飄飄乎如蟬蛻之遇秋
風冷然善矣

抱槧集卷

皇朝全椒吳昂永年著。自序曰：吳子以康熙三十年孟夏入翰林館，中無他簿領，惟以文字爲職業。凡應制奏，御之辭，館課之作，錄其副各一通，不分體製，都爲一集。以歲月爲次，取便增續。志所有事，不敢忘也。言之不文，則所媿多矣。

黃崑圃先生家有鈔本吳顯山遺集。

說安堂稿八卷

皇朝景陵盧震亨一著。男詢跋曰：憶先府君遭逢世祖章皇帝特達之知，拔置禁近，出入承明，參贊機畫。今上龍飛，珥筆侍從，恩禮有加。時人豔之，比之漢枚乘、吾邱宋之王曾、歐陽脩諸人。己酉會湖撫臣報乏天子難之，特簡府君以膺斯任。湖南彫敝之後，民多流亡，府君思上簡命之重，勞徠安輯，不三年而流者返土，田日闢，荒浮豁免，鴻鴈之歌可聽也。滇逆氛起，侵犯長沙，孤城不支，典兵者潛叛矣。因念先王母年老，奉母歸朝，思爲恢復經略計。上稔知府君事母孝，不之罪，罷撫臣職，後命治艦盛京，事竣報命。然府君已老年力衰。

矢志泉石。此先府君出處之大槩也。府君一生惟以君親爲念。中誠惻怛。不爲炫飾。往往形之吟詠。卽時乖物忤。束身待罪。而卒不瀕死於西臺者。蓋以遭時聖明。天子向學。知府君爲母之故。而甘蹈不測之誅也。君思之隆。可謂極矣。府君生平喜作詩。多不存稿。隨作隨散。失五七古體詩無存。近體詩閒鈔。畱行篋中。茲編蓋存什一於千百耳。已酉以前。讀書中秘。視草花磚歌卷。阿而賡天保。楚南諸什。憂民愛國。每飯不忘。君亦卽每飯不忘親。其與采薇之大夫。烝民之卿士。庶有合歟。及其思東以後諸作。慕也也。誠思親也。切忠孝之後。本於性成。愷惻之懷。形於寤寐。若夫風雲月露之雕繪。

山川花鳥之寄托。又其末事也。杜甫不云乎。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燈明漏永。編帙記年。涕泗交橫。終身之慕。其何能已耶。奉君之忱。將母之懷。所謂以其餘事可作詩人者。其是之謂歟。敬識數語於卷末。以述先志云爾。男詢謹跋。

讀大學衍義補膚見序

前明胡端敏公首發寧王宸濠不執事以罪去後事驗
得雪復用於時人盡以是稱之至今而不知其侃侃正
論有關於天下國家之大計者正多也公為吾邑臨江
鄉人其裔孫以公所著膚見二卷示余屬為之序蓋公
讀邱文莊大學衍義補而著其所欲設施者如此其中
有云吾嘗於某疏中備陳之則此為公登朝以後之書
也嘗慨夫世之學者自為秀才時即專以決策發科為
念一旦得志推之無本而措之無術鮮不為國家病文謂既仕矣可以
無學夫士當其困窮里巷其於朝廷政事之得失容或
不能盡知若既已在其位矣則事有所不便令有所難

行疾苦之所^致由禍患之所伏豈可以不知既知之則當
思所以處之思所以處之則必取古人之良法美意而
推擇用之然彼溺於富貴者既不足以語此其少欲有
為者又或囿於一偏之識不知通變之宜違古而失泥
古亦失國家何賴焉若公此書或增成文莊之義以為
必可行或摘抉其弊以為必不可行文莊之以微文見
意與其所遷就而不敢言者公則一一引伸而別白之
余讀公之書而歎公之識微知著其議論平正通達實
過文莊遠甚何以明之史稱文莊性褊狹與劉健王恕
不相能御史言事不合意輒面斥之公有是乎方大禮
議起之時公家居持論頗與張璁桂萼合然終身未嘗

椒邱文集三十四卷

明史三十二卷

明廣昌何喬新廷秀著進賢舒芬國裳序曰椒邱文集
凡三十四卷為策府者三卷為史論者五卷為奏議者
三卷為序記銘碑詩賦書簡題跋者二十三卷故刑部
尚書廣昌何文肅公之遺稿南京吏部侍郎圭峯羅先
生之所校正於兵火之餘而僅存者嘉靖元年壬午廣
昌令余君宗器以邑有是集而不傳非所以著人文志
化成也因訪于公之子承鳳合公之謚議傳贊銘碑又
為一卷共三十五卷刻之刻完緘來請序夫易賁之辭
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蓋觀人文亦難矣故於觀之
辭曰中正以觀天下然則欲觀我生無咎固當以人文

而人文必貴於中正也。余君是舉，豈徒欲傳公之文哉？夫公之文，足以羽翼聖傳者，具在周禮集註，而贊襄孝廟欽恤好生之德，以成從欲之治者，則問刑條例一書，公之論建居多，是可謂中正者矣。若是集者，雖公之餘事，然觀策府之彙括，必要歸於聖賢之途，視王欽若之所述，蓋簡而盡矣。史論舉宋元四百年間之事，而是非褒貶之，則扶植世教，可與歐陽脩五代史斷頡頏也。及考元順帝爲宋瀛國之子，而著天報宋祖仁厚之意，其慷慨之懷，又直可與龍川鐵崖相握手。矧一集之中，率皆平易明白，典雅莊敬之詞，謂非中正之發，而有是哉。此公之所以不朽，而余君欲以是觀一邑之人文，亦可

以無咎矣。芬生三十九年，而未聞道，尚可以序公之文哉。重違余君之請，亦書此以志刻集歲月耳。

